

開明少年

18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聖誕節的歌聲
 外國兵在友國做什麼
 沒人要的良心
 錯是怎樣煉成的
 老師們真的去了
 送你一份白曆

開明書店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開明少年 第十八期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寫人物

編者(二)

在劇變中

大方(四)

聖誕節的歌聲

薛誦吉(八)

平衡的條件

顧均正(一六)

談希臘

啓凡(一九)

外國兵在友國什幹麼

柏園(二三)

没人要的良心(劇本)

童封(二五)

鉛是怎樣煉成的

潘天青(三三)

生物奇談

亞銓(三五)

團的兒子

王潔(三六)

好公民

(續上期)

易凌譯(三九)



回家.....黃幼雄譯述(六)

我所.....耿烈(五)

熟悉.....卞正(六)

的一.....連景明(七)

個人.....左維臣(六)

阿丁.....戴瑞鴻(五)

災.....澤雷(六)

老師們真的去了.....汪子美(六)

希望之火(詩).....子熊(六)

月夜裏(詩).....季華(六)

我們的學校.....陸家蕪(六)

推車的人.....明昨(六)

麻雀的劇慘.....李秉琦(六)

送你一份日曆.....小俞(六)

開明少年

第十八期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定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全年暫不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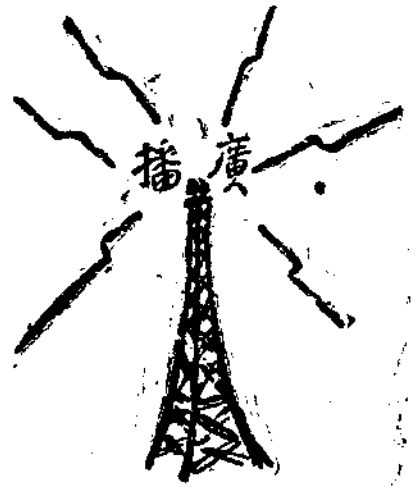
加發成售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 | | | | |
|----|-----|----|-----|
| 上海 | 福州路 | 福州 | 織緞巷 |
| 重慶 | 保安路 | 廣州 | 漢民路 |
| 成都 | 祠堂街 | 北平 | 八面槽 |
| 昆明 | 武成路 | 長沙 | 桃花井 |
| 貴陽 | 醒獅路 | 漢口 | 中山路 |
| 南京 | 太平路 | 西安 | 北大街 |
| 杭州 | 盤頭巷 | 台北 | 北門街 |
| 開封 | 書店街 | 南昌 | 中山路 |



寫人物

編者

從第十三期起，本誌刊載應徵文稿「我所熟悉的一個人」，直到這一期，每期有三四篇。這些是從許多應徵文稿中挑選出來的，讀者諸君這麼踴躍投稿，我們首先要表示感慰。其次，我們慶幸我們沒有把題目出僵，以至使應徵者無從下手。出僵題目是國文教師常有的事兒。不站在學生的地位着想，不去揣摩學生心意中大致有什麼可說，單憑自己的意見，興趣與感情出題目，結果往往是出僵。我們居然沒有犯上這種毛病，題目雖由我們出，實際還是由投稿諸君自由發揮，彷彿本來要作這麼一篇文字似的，沒有勉強敷衍，硬要作文的毛病。我們感覺慶幸的，就在這一點上。

現在我們來談談，即就「我所熟悉的一個人」這個題目說，作成好文字到底憑哪些條件？

單憑一枝筆，一張紙，必然寫不成什麼好文字，那是無須說的。進一步說，單憑能言善辯，也寫不成什麼好文字。能言善辯只是一種技術，技術不能單獨顯出長處，必須有東西可說，才可以運用技術。要有東西可說，就不是作文當時的工夫了，須在生活中間隨時觀察，隨時體會。觀察得精，體會得深，那才有了可說的東西，說出來也自然有了技術。技術是從生活經驗來的，不是某幾個文學家創造出來的，每一個文學家的技術都是從他的生活經驗得來的，這是執筆作文的人首先要記住的事情。

寫人物的文字，普通說起來，寫得那人的形貌逼真，神態宛然，算是好文字。寫得那人的

言一動都足以傳出他的心思情性，算是好文字。寫得那人處在某一些環境之中，內心與環境相應合，相激盪，演成一段生活，一番功業，算是好文字。試問這種種工夫，哪一種是在鋪開稿紙提起筆桿的時候得來的？乾脆說一句，如果平時沒有識得人物，在鋪開稿紙提起筆桿的時候必然不會有這種種工夫，哪怕你想得心血枯了，頭髮白了，也必然不會有。所謂識得人物原是要去「識」的，「識」是實實在在的經驗，一點一滴的經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有了經驗，就自然能形容某人的形貌神態，自然能覺察某一些言語行動最足以見出他的心思情性，自然能見出他在某一些環境中內外面的整個生活。那是想也不用想的，要說，說出來就是，要寫，提起筆來就是。

文字中有一體叫做傳記，是寫實際的人物的。寫得好傳記的人爲什麼寫得好？與其說他文字的工夫好，不如說他識得人物的工夫好。他能够識得人物，才會把某一個實際人物活生生的傳出來。文字中又有一類叫做小說，小說中必然有人物，那些人物卻是虛構的。雖說虛構，仍然依傍實際的人物。不過不只依傍某一個姓張姓李的實際人物，而在許多實際人物中加以提煉，創造出一些雖是虛構仍屬實際的人物來。我們說某一篇小說寫人物寫得好，與其說作者文字的工夫好，不如說他識得人物的工夫好。他能够識得人物，才會把許多人物加以提煉，創造出一些雖是虛構仍屬實際的人物來。

說到這裏，就可以知道識得人物才是根本。識得深切，寫出來當然深切，識得淺薄，寫出來不免淺薄，一無所識，硬要寫也沒法寫出。

有人喜歡把某一類人稱爲「能寫文字的人」，與「不能寫文字的人」區別開來，言辭之間彷彿含有一種意思，「能寫文字的人」是一個魔術家，他能够玩文字的把戲，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提起筆來，就可以寫成好文字。誰如果存着這種想法，那是不大妥當的。「能寫文字的人」應該解釋爲「有經驗的人」，他有經驗，又會運用文字，就能够寫成好文字。無論寫人物，寫道理，都是如此。如果沒有經驗，誰也寫不出好文字來的。



在劇變中

大方

氣候在劇變中，時局亦在劇變中。

秋高氣爽的日子似乎太久了一點，人們反而奇怪今年的冬令怎麼特別來得遲。不料凜烈的寒流突然襲來，上海在風雨中瑟縮，南京杭州竟至大雪紛飛。人們提防着遲早會來的冬令畢竟來了！

至於時局的劇變，中國的局面如此，國際的局面亦然。在中國，第三方面的人所建議「談——停——談」的程序，一進了十一月份，前途一天天的黯淡。初步的談，一開始就不順利，在上一期本刊中已有述及。蔣主席從臺灣回到南京，即向第三方面表示「要停戰，得先交出國大代表的名單。」甚至只須第三方面交名單並保證中共交名單也可停戰。十一月八日蔣主席突然頒發停戰令，並表示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心。到預定國大開幕的前夕，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蔣主席

又臨時下令延期三天，希望第三方面從速提出國大代表名單，參加大會。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幕。十六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中共堅決不承認這個國大。十九日，周恩來等一行由南京乘飛機回延安去，中共代表團宣告撤退，祇留一部分在南京辦理聯絡工作。於是，全國團結的和談告一段落，而足以影響世界和平的中國內戰即將公然展開。突然襲來的凜烈寒流，正當蔣主席鄭重提交憲法草案於國民大會之日光臨我國首都，未始不是一個巧合的象徵。

正當我國時局急轉直下的當兒，國際方面也有幾件關係重大的大事，十一月五日，美國議會選舉的結果揭曉，共和黨佔了優勢。十一月九日，法國議會選舉的結果揭曉，共產黨獲得勝利。十一月十三日英國議會裏發生了政潮。這幾件大事，和我國國民大會的開幕，表面上雖然都是各國的內政，似乎各不相涉，但實際上卻是息息相關，都與當前的國際政治有密切的聯繫，而且對於當前的國際局而有巨大的影響。現

在把這四件大事分別說明其根源。

氣候的劇變由於兩股氣流的衝突，時局的劇變也由於兩種力量的衝突。在中國，這兩種力量的代表就是政府和中共。國民大會的召開，本來是十多年以前的舊案件。當時國共雙方連年進行內戰，日本帝國主義就乘機一步緊一步的對我侵略。自從東北淪陷，人民眼見國難嚴重，起來挽救，漸漸形成了救亡運動。國民政府乃為順應民心，開始籌備憲政，擬即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議訂憲法。到華北危急的時候，中共方面發出一種呼籲，主張停止內爭，共禦外侮。政府則公布五五憲草，並進行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抗戰開始，國共衝突中止。到武漢會戰以後，抗戰進入第二階段，國共之間又起摩擦。敵人既在太平洋上進攻英美，世界大戰的陣線分明，我國亦在民主國家盟邦之列，於是我國政府就再作憲政促進的措施，國共商談開始進行。去年八月，敵人宣布無條件投降，國共雙方又因受降問題大起爭執。美國居間調解，由駐華大使赫爾利飛往延安邀請中共領袖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主席會晤。商談結果，發表了雙十協定。但是衝突依然衝突，協定等於空文。後來美國杜魯門總統又派了馬歇爾元帥到中國來負責調解國共的衝突。今年一月

依據雙十協定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只有馬帥從旁努力，產生了五項決議。五項決議之中，關於召集國民大會的辦法和程序即佔一項。但是政協決議公佈以來，國共雙方還是不斷發生糾紛。蔣主席早就主張從速還政於民，擬於今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因為政協決議所定程序關係，並有人從中調解，決定臨時展緩。在展緩期間，國共雙方邊談邊打，內戰蔓延，調解無效。國慶日的後一天，國軍攻佔張家口，政府隨即下令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實際上已到了全面破裂的地步。參加政協的第三方面為祈求和平，乃不惜降格而為調解人。在第三方面努力調解期間，政府方面明白表示商談須以十月十六日蔣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做基礎。中共方面則堅決主張依照政協決議辦理。結果第三方面的努力對於和平絲毫無所補益，徒然成了一場悲劇。

上述關於國民大會的經過情形，看起來很曲折很複雜，主要的線索，就是國共雙方的衝突表現於國民大會這個問題上，政府要開國民大會來貫徹其主張，而中共則先是抵制政府這一行動，退一步想限制政府這一行動，而結果是國民大會終於開幕了。

美國國會選舉表面上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爭，

結果共和黨獲得勝利，而實際並非如此單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不妨就從上面我國國共衝突的事件談起。上面不是提到埃羅爾共商談的兩位美國使者嗎，一位赫爾利是共和黨人，一位馬歇爾是民主黨人。他們兩位雖然黨籍不同，但是從他們在我國調解工作的表現來看，只是在作風上有差異，要從政策上分辨他們的差異，實在難乎其難。所以我們如果要從分辨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有何區別，因而想對於此次國會選舉看出一點苗頭來，那非但徒勞，並且是有危險的。赫爾利和馬歇爾同樣是個軍人，我們卻可以從這上面得到一種覺悟。今天美國的政治和外交已經落在軍人的掌握之中，軍人的政治觀點及其所持外交政策不免有迷信武力的傾向。美國從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後，那一輩在世界大戰立功的將軍們不免有些恃功而驕，杜魯門總統那裏控制得住他們。杜魯門總統不及羅斯福總統有遠見，有魄力，有手腕，不能充分執行羅斯福的政策，因而損及其自己和民主黨的威望，這就給了共和黨以可乘之機。羅斯福的政策，在內政方面是要限制少數人的利益而增進大多數人的幸福，在外交方面要從強大國家的合作來實現世界和平。美國雖是一個民主國家，然而少數人的利益在社會上很佔勢力，

因此羅斯福政策的能否貫徹，便成爲美國政局兩種力量衝突的爭點。因爲羅斯福總統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也就與那些得勢的軍人，一併成爲反動勢力的代表。所以，這次美國國會選舉表面上是共和黨得佔優勢，而實際上則爲美國反動派加強控制政府的顯明標記。我們卻不必因爲美國民主黨在此次國會選舉中失敗了而寄與同情，更不必對於籍隸民主黨的美國軍人存什麼幻想。

但是法國國會選舉共產黨能够獲得勝利，卻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侵略國雖然都無條件投降了，但是破壞世界和平的反動勢力並沒有消滅，而且殘餘的反動勢力不免要盡力掙扎一番。這種反動逆流，在全世界各處待機蠢動，彼此呼應。法國解放以來，人民力量對反動逆流一直在進行搏鬥。反動勢力曾經靠着國外的支援給與人民力量一度挫折。但是人民的前進力量，經過了這一度挫折的激動，終於在此次大選中抬起頭來了。此次法國的選舉，是依據新憲法產生的第四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力量的勝利決不是僥倖得來的。其影響足以鼓舞世界各地的人民力量，而使反動逆流受到根本的打擊。人民力量在法國立定了腳根，對於世界和平一

定大有益處。

最後，我們來看英國的這一次政潮。英國工黨內閣代邱吉爾的保守黨而執政，對於人民力量，對於世界和平，原是比较有好處的。但是外長貝文的外交政策卻是依着保守黨的路線走的，並且還處處做了美國反動派的尾巴。十一月十三日工黨議員格洛茲曼等四十六人批評貝文的外交政策，要求改取三強合作防止戰爭的路線。十八日在下院辯論時，保守黨卻竭力支持貝文。不信任案雖終於被否決，但是政潮的意義，並非表示反動逆流淹沒了人民力量，實在是反動逆流醜惡形相的充分暴露。誠然，目前英國政府還是在反動派控制之下，與美國民主黨人的總統只能執行共和黨的反動政策，是同一道理和同一情勢。

總結美法英三國的政局，他們都有兩種力量的衝突。現階段的結果，只有法國是人民力量佔了優勢。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十一月十八日，英國下議院辯論工黨議員所提外交政策修正案時，卻又涉及了十一月五日在我國簽訂的中美商約，工黨議員格洛茲曼批評中美商約是殘暴地規定了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干涉權。支持貝文的工黨內閣首相艾德禮卻不認為美國有侵略中國之處。

關於中美商約，我國人民方面認為是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經濟能力佔絕對優勢的美國，與處於絕對劣勢的中國，在條約上明文規定享受同等待遇，只是紙面上的平等，而在事實上是大大的不平等。一個大力士與一個瘦弱的孩子比武，這不是一個笑話嗎？然而雙方的簽約人，我們政府條約司長和美國的大使，卻也與艾德禮先生作同樣的表示。

你能想像得出嗎？氣候是這樣的在劇變，時局是這樣的在劇變，劇變的結果究竟怎麼樣呢？提防着遲早會來的冬令畢竟來了，但是冬令並不是永久的，法國的事情，就代表着隆冬時的一點兒春意呢。

現代世界地理之話

陳原著 一元八角

這是一本怎樣的書？作者在前記裏說：「它是這樣的一本書，忽而講東，忽而講西，帶着你走，卻使你常常記着一個真理。」這樣的書，對那些想從地理認識世界的人，實在是很有價值的讀物。

開明書店



聖誕節的歌聲

薛誦吉

在外國，「聖誕節」就像我們的大年夜一樣。一年裏頭，那一天該是頂頂快活的日子，因為那一天，全家，全城，全國，全洲的人都在笑，都在為大家祝福，都像碰到了什麼大事情似的，穿了新衣裳，裝出一付可笑的嚴重樣子。爸爸，媽媽，祖父，祖母，在那一天，一起又都成了小孩兒。都愛找人開個玩笑，隨後蒙住嘴笑到透不過氣來。

可是這裏要講一個在聖誕節不快活的人。在別人笑的時候，他皺着眉頭；在別人打堆起哄的時候，他一個人躲在屋子裏，關緊了沿街的窗子。他是一個很貧苦的人嗎？是太艱難的生活，把他弄成了憂愁的性情嗎？不，不，他很有錢，一個人佔着一大座屋子，還另有一個辦事處。那麼他是一個孤兒嗎？這有一點兒說對了，雖然他是一個老頭子。他可像孤兒一樣，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原來，他是一個吝嗇，貪心的老頭子。

這裏提起他替老瑪里辦了喪事來，祇不過想說明白，老瑪里真是死掉的。要不然，在七年以後的聖誕節上他又看見老瑪里，就不很奇怪了。

我們要把他在那個聖誕節日所碰到的事情都說一下，也許從這上面能找出他又見着老瑪里的原因。

那一天非常冷，他的辦事房裏只生了一堆小小的火，實在烘不暖寒冷的空氣。他書記的那間房裏，生的火爐要小，好像祇有一塊煤在燃。可是書記不能把火爐添足，因為煤箱放在他的房間裏。於是書記團緊

瑪里的靈魂

七年前，他有一個朋友的，名字叫瑪里，也跟他

了圍巾，想在蠟燭旁邊取點暖，可惜燭火的光雖然還亮，卻並不怎麼熱。

忽然，一個高興的聲音闖進他冰冷的辦公室來。「快樂的聖誕節，舅舅！上帝保佑你！」這是他的外甥。每年聖誕節他外甥總誠心地跑來祝賀他的。

他一點也不高興，絕沒有跟外甥快樂的聲音起共鳴。「呸！胡扯！」他罵着，就像聖誕節是一個胡扯似的。「你有什麼資格快樂？你有什麼理由快樂？你是夠窮的。」

「不管怎麼樣，明天來我們家吃飯吧。你爲什麼憂愁呢？你有什麼理由陰沈呢？你是夠富的。」外甥還是很快樂。

他又說了一聲「呸！」跟着又是一個「胡扯！」他擺擺手：「再見吧，外甥。這個世界上滿是傻子。你說快樂的聖誕節？有什麼值得快樂的！呸，胡扯。」

「那麼祝你好好過這個聖誕節吧。」他外甥一點也不生氣。

「再見！」他說。一邊在肚子裏罵：「傻子！」這個傻子出去以後，又來兩個人。他們手裏拿着捐冊跟收據。

「史克魯吉先生，肯捐一點嗎？」

史克魯吉先生就是他。他皺着眉，搖了搖頭。

「史克魯吉先生，在這個節上，我們希望多給窮人們一點佈施。許許多多人要求一個起碼的溫飽。來過快樂的聖誕節。」說着一個就把筆跟捐冊遞過來。

「什麼也沒有！」史克魯吉說。

「你願意讓……？」

「你問我願意怎麼樣？好，我告訴你，我自己不在聖誕節尋什麼快活，也不想教遊手好閒的人快活。」

兩個人看他這樣強硬，明明曉得再說也是白搭，就告退了。史克魯吉重新工作起來。

霧更濃更濃了，天更冷更冷了。冷風打門上鑰匙孔裏一直吹進來。有一回，一個小孩子把嘴湊上鑰匙孔，朝裏頭唱「聖誕歡歌」，想討幾個錢。但是給史克魯吉重重地喝了一聲：「哼！」小孩子就趕忙逃走了。馬上冷風又打鑰匙孔吹進來。

一直到下辦公的時候，史克魯吉才站起來吹滅蠟燭，戴上帽子。書記也跟着站起來。

「你明天要休息吧？」史克魯吉對書記說。

「要是方便的話……」

「不行，還是不公道的。假如我扣你一天工錢，

你是不是要說我苛待你了？」

書記笑了笑。

「可是，要我白白付你一天工錢，是不是苛待我呢？」史克魯吉說，「不行，明天更要比往常來早點。」書記答應說他要來早點。於是史克魯吉回家去了。

現在，奇怪的事情來了。你知道，史克魯吉走到屋子跟前那個時候，還看了一眼門環的，那門環一點兒不怪氣，還是那麼大那麼大。可是，他把鑰匙放進鑰匙孔那個時候，又看了一眼門環。呀！那不是門環，卻是老瑪里的面孔。

那個面孔並不兇惡，跟瑪里往常的神情一模一樣。兩隻眼睛睜得很大，也像往常那樣地盯着史克魯吉。

史克魯吉再仔細看一看。面孔不在了，門環又是一個門環。

「豈有此理！」史克魯吉有點兒害怕。但是，他仍舊轉開鎖，走了進去。他先朝屋裏看了一轉：床，桌子，椅子，窗，窗簾，壁爐，牆，一直到門背後。有沒有什麼東西呢？什麼也沒有。他這才安心地把門碰上。取下帽子領巾，換上睡衣坐在壁爐面前向火。



火實在太小，史克魯吉要彎了身子，低了頭去烤。所以，等他聽見嘩喇嘩喇的鏈條聲音，再抬起頭來，一個人已經站在他面前。就是剛才那個面孔，是老瑪里的魂。

瑪里還是七年前的老樣子。額頭上架着眼鏡，穿了一件寬大的袍子。只有一點不同，就這一點不同，已經顯得可怕了。他身上纏着一條鏈子。史克魯吉看得很清楚，那鏈子是用錢箱，鑰匙，賬簿，契約，錢袋這種東西做成功的。

「你上了鍊鐐？」史克魯吉說。

「我帶的是我生前自己做的枷鎖。」魂說：「自作自受，我把它一環一環，一尺一尺的做成功，又讓自己來帶它。」

「告訴我爲什麼？」史克魯吉發起抖來。

「這是一條『私心』的鍊條。你明白了嗎？」

史克魯吉越抖越厲害。

「你可想知道，你給你自已做的鍊條有多重有多長？七年前的聖誕節，你的鍊條，跟我現在帶的一樣長，不過以後七年你又做長了一節。那是一條很重的鍊條。」

史克魯吉拭拭額頭上的汗：「老瑪里，老瑪里，說點能安慰我的話吧！」

瑪里痛苦的提起手上的鍊條，又重重地放下。

「我的懲罰是不輕的。」他很慘的叫了一聲，「我警告你，你還沒有機會，沒有希望能逃掉我的命運。不過我想辦法替你弄一個機會吧。」

「謝謝你，」史克魯吉說：「你對我總是一個好朋友。」

「馬上你再給三個鬼迷住。」瑪里說。

史克魯吉又害怕起來，臉變得雪白。「這就是你

說的機會嗎？」

「是的。」

「我想，我寧可不要這個機會。」

「他們不來，你沒有希望逃過我的命運。好罷，今天午夜一點鐘，你等第一個來。明天夜裏還定這個時候等第二個。第三個在明天夜裏十二點鐘，鐘響過最末一下那時候來。好吧，我的時候到了。」瑪里提起鍊子，朝窗子一步一步走過去。每走一步窗子打開一點，他走到窗而前，窗已經全開了。瑪里就打窗戶走出去。

史克魯吉是驚奇得非常疲倦了，他走過去關上窗戶。只剩下他一個人在屋子裏。只有一點鐘，一點鐘的聲音陪伴着他。他連衣服也沒有脫，就爬上床去。

第一個鬼

真是再奇怪也沒有了，史克魯吉一覺醒來，時鐘正巧打一點。到底是史克魯吉湊着這個時候醒的，還是時鐘湊着他醒的時候來打一點呢？誰也不想透。

第一個教史克魯吉想到的念頭是：「正是時候了。」還沒有等他想完呢，他床上的帳子給拉開來了。史克魯吉吃驚地坐起來，看着拉他帳子的人。



腰帶。最奇怪的是她頭上射出燦爛的光芒，照得滿屋子通亮。

「你是誰？是來看我的幽靈嗎？」史克魯吉問。
「是的，我是『過去的聖誕節的鬼』。」鬼柔和的說。

「過去，很久很久以前的意思？」
「不，是你的過去。」

那不像是人，是一個影子似的東西。

像個小孩子，又像個老人。她披在肩上背上的頭髮已經雪白，可是臉上一點皺紋也沒有，臉色也非常鮮紅。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緊身，圍着一根發亮的

史克魯吉壯了壯膽子，於是問，她爲什麼到這裏來。

「爲了你的幸福。」鬼說。

史克魯吉非常感激。但是想，要是能讓他好好的再睡一覺一定更幸福。那個鬼準聽見了他心裏的話，說：「那麼，你要改過。」她伸出一手，「起來，跟我走。」就一把拉住史克魯吉，於是他們立刻穿過了牆，到了空曠的田野。

「哎喲，」史克魯吉向四圍看了一轉，大聲地說：「我小時候是就在這裏的。」他馬上放開脚步，朝村子走過去。

「你記得路？」鬼問。

「記得！」史克魯吉熱忱地喊：「我閉着眼睛也能走。」

「奇怪。可是你卻把它忘了那麼多年！」鬼說。他們沿着路走。史克魯吉認得每一道門，每一株樹。還有路上的每一個行人。他簡直能把他們的名字一個一個報出來。他是多麼高興呀，他看着他們，平時無情的眼珠裏射出多少光芒呀，他聽他們互相祝賀聖誕節，心裏又多麼喜歡呀。可是聖誕節對現在的史克魯吉是什麼呢？「呸！胡扯！」

鬼帶着他一直到了學校。鬼說：「學生並不是全走空了，還有一個孩子，孤獨地留在那裏。因為家裏沒有人來領他。」史克魯吉回答說他知道，就輕輕地哭了。那可憐的孩子就是過去的他。

看見了嗎？孩子正在火爐旁邊看書呢。他四圍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聲音。沒有耗子爬來爬去，也沒有風打窗縫裏嗚嗚地鑽進來。他專心地看着書，在書裏找朋友，阿利·巴巴，是最熱識的，還有阿拉庭，啊，還有魯濱遜，那個可憐的寂寞的魯濱遜。

史克魯吉又哭起來，他可憐過去的自己。「可憐的孩子，」他哭得說不大清楚話了。他把手插進口袋，咕嚕着：「我願意……」可是又搖搖頭，「現在太遲了。」

「怎麼一回事？」鬼問。

「沒有什麼，」史克魯吉說：「昨天晚上有一個孩子在我門口唱聖誕歌，我願意給他一點東西。」鬼體恤地笑了笑。「好，我們再換一個聖誕節看看吧。」

這麼一說，過去的史克魯吉馬上長大了一點。地點還是學校裏，同學們也都回家過聖誕去了，全學校只剩下那孩子一個人。可是這回他沒有看書，

頹喪地繞房間踱來踱去。

忽然，房門打開了。一個小女孩跑進來。她過來攔住男孩的頸子，高興地喊：「哥哥，親愛的哥哥，我來帶你回家。回家，回家。」

「回家，小芳？」男孩問。

「是的，回家，回家。爸爸比以前慈愛多了，家裏就像天堂一樣。有一回他抱我上床去，我竟敢怎樣問他：『哥哥是不是會回來？』他說：『是的。』」

男孩子驚得一句話也沒有說。

「來，首先我們要一起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女孩愉快地笑着。

看到這裏，鬼就輕輕地說：「她是一個軟弱的人，一口氣也能把她吹倒的。可是她卻有一顆寬大的心。」

「不錯，你說得對，她有一顆寬大的心，一顆寬大的心。」

「她死的時候已經有孩子了吧？」鬼小聲地問。

「一個男孩子。」

「你的外甥？」鬼又問他。

史克魯吉好像有點難過，只簡單的回答了一聲：「是的。」呆呆地望着那兩個小孩，看他們走出屋

子，看他們坐上馬車，看他們去了。

現在，這再也算不得什麼希奇了。史克魯吉眼前的景物馬上像舞台上的佈景那樣換過了一套。他是站在大街上，一個店鋪的門口。上下打量過一眼，他這樣說：「我知道，我在這裏做過學徒的。」

一點不錯，老板不是在喊他的名字嗎？好，你看他打那個門裏出來了。他長得很大了，真像了個青年。並且，不再是一個人了。看，他旁邊還有一個師兄弟。

「噤嘴。我的孩子。」老闆看見他們就搓了搓手，高興地說：「今天晚上不做工了。我們要暢暢快快過一個聖誕節。來吧，把店門關上。」

你想不到那兩個學徒做得多快。一二三，他們拿着窗板跑到街上，四五六，他們把窗板裝上，七八九，他們關上門又上好鎖，還沒有等你數到十二，他們都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像馬一樣地喘着氣。

隨後老板要他們把桌子椅子搬開，在屋子中間留出一大塊空地。一眨眼，一個商店居然變成了一個跳舞廳。於是琴師來了，客人們也來了。屋子就像蜂巢一樣鬧起來。琴師把弓搭上琴弦，拉出教人聽了會發笑的聲音，大家隨着發笑的聲音跳起舞來。笑呀，唱

呀，祝福呀，一直搞到都沒有氣力再玩兒了。

「嘿，嘿，」鬼冷冷地笑笑。「真是高興得毫無理由。」

「毫無理由？」這實在叫史克魯吉吃一驚，他可一點也不贊成這句話。

鬼朝史克魯吉看着，「哈，哈，」她又笑了，這回是暖和的，可愛的笑。

「好，快一點吧，我的時候不多了。」鬼忽然止住笑，幽幽地說。馬上眼前的景物又改換了。

史克魯吉看到，他壯年時候的自己。他看到一個年青的女人坐在他旁邊。看到那女人的眼睛裏包滿了眼淚，看到她的嘴唇微微地在動。這個時候，已經忘了二三十年的事情，又都叫他記起來了。唉，他一點也不敢想起的舊事呢。

他記得他跟那個女人訂過婚，記得訂婚的時候，他們都很窮，可是還沒有嫌棄自己的窮。後來，他年紀大起來，他懂得金錢是世界上頂重要的東西，他要找金錢。他說他不能窮一輩子，有時候他竟想到，跟那個女人結婚是得不到一筆嫁奩的。因此，那個女人就時常哭了。

現在聽吧。不是一個柔和的聲音傳過來嗎，那

女人輕輕地在說呢。她說，「算不了什麼，在你說來，這是算不了什麼的。你另有一個金的偶像代替了我。」過去的史克魯吉生氣了，「可是，我說過要解除婚約的嗎？」女人搖搖頭，「在嘴上沒有提過，絕沒有提過。」「那麼在什麼上提過了呢？」「在你改了的本性上，你變了，你變了。我知道我離開你，是爲了對早前的你的愛。」

史克魯吉看到那女人站起來。她跟過去的他分手了。

「幽靈！」史克魯吉叫起來。「不要再給我看了，帶我回家去，帶我回家去。你爲什麼要磨折我呢。」

可是鬼用兩隻手抱住了他。「不，再看一個。」這回，眼前是一間他認不得的房間。屋裏生了火，火爐旁邊坐着一個美麗的女人。史克魯吉注意地看了一眼，原來就是剛才那一個。她安逸地坐着，靜靜地看着她的兒女們吵鬧。嘿，那些小傢伙呀，真教史克魯吉看得心都亂了。他們蹦着，跳着，你追我，我追你，每一個都像變成了四十個。

大門上篤篤地響了幾下，跟着一個人走進來，馬上小孩子都爬到他身上去。有的搜他的口袋？有的摸

住他的鬚子，有的提起小拳頭打他的背。一眼就能看出來，進來的就是他們的父親。

史克魯吉更專心一致地看着那個愉快的家庭了。他看那個丈夫也在火爐旁邊坐下，讓孩子們靜靜靠在他的腳下。史克魯吉就想到以前他自己也有過這種歡樂的日子。希望，也許也會有幾個孩子圍住他，喊他「爸爸」。

「今天我看見你的一個老朋友。」丈夫笑着對妻子說。

「誰？」

「你猜。」

「我怎麼猜得着。喔！」她也笑了：「史克魯吉先生。」

「對了。我走過他的辦事處，打窗子裏見了他。我聽說他的夥伴瑪里快死了。他是一個人坐在那裏。我想他在世界上是完全孤獨的。」

史克魯吉再聽不下去了，再看不下去了。「我受不了，受不了，讓我回去。」他拚命地喊，拚命地喊。於是聖誕節過去的鬼不見了，隨他一起來的亮光也沒有了。史克魯吉看看他又回到了床上。呀，真太疲倦了，他蓋上被，沈沈地睡去。

(下期續完)



平衡的條件

顧均正

建築工程的基本原理

力之可以戰勝自然，而不可輕侮了。

要造成這樣的一座大建築物，雖然工作紛繁，其所耗的人力，不可以數計，但是在從事這座建築物的工程師看來，卻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怎樣使它平衡？」

是的，無論怎樣複雜的建築物，其構造的原理，簡單說起來，都只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這裏我們就來說說「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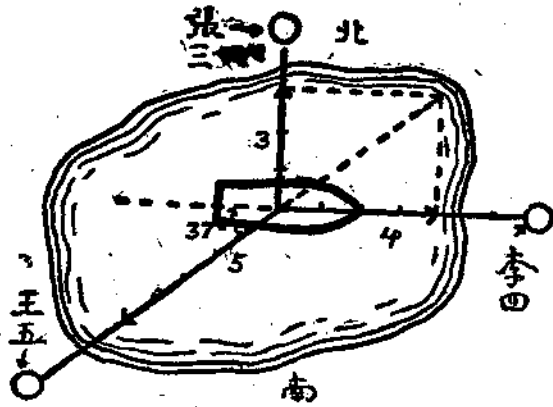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諸位看了「平衡」這兩個字，心裏會聯想到些什麼？你想到一個喝酒過量的醉漢在街路上一跌一撞地走路嗎？你想到馬戲團裏走繩索的人，張了傘站穩在半空中嗎？我猜，你想到的總不外乎這一類經驗。但是你有沒有知道，一輛汽車以每小時六十哩

幾十層高的摩天大廈，幾十里長的鐵索大橋，都是近代工程界的奇蹟。像這樣偉大的建築，不要說自己親臨其境，就是從畫片裏看看，也將感到人的

等速度沿一條直路行駛，也可以稱為平衡嗎？從科學的觀點來看，一件物體被認為平衡，不一定要在站定的時候，也可以在以等速度沿一直線運動的時候。反之，若是一件物體的速度在快起來或慢下去（加速度），又或者那物體在兜圈子，那就不能說是平衡了。從這樣一個平衡的定義，也許會使你想起牛頓的運動第一定律。你總還記得，那定律是這樣說的：一物體若不受外來之力的作用，將始終靜止，或始終沿一直線作等速度運動。所以一物體若是沒有外來之力來推它或拉它，顯然的，它將永遠保持着平衡。然而受外來之力作用着的物體，有時候也能成為平衡的。不過這時候的外來之力不能是一個，而且這幾個力必須能互相抵消——也就是說，它們的向量之和必須是

零。試就急行的汽車來說，它所受到的外來之力有四個，不過這些力每兩個可以互相抵消。向下拉的重力（就是汽車的重量），與路面的向上抵抗之力適相抵消。馬達所生的推進之力，剛好和空氣的阻力與其他之摩擦力相抵消。然而，當推進之力大於摩擦的阻力時，車子就依照牛頓的第二定律發生加速度了。

如果作用於一物體上的諸力成爲平衡，而其方向又並不在同一直線上，那情形就比較複雜了。讓我們再用張三和李四兩個孩子用繩子拖一隻模型船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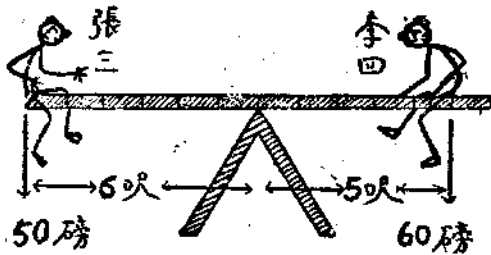
（見上期「帆船追得過風嗎？」）。你記不記得，張三這孩子用三磅之力向北拉，李四這孩子用四磅之力向東拉，結果所得的合力是五磅，其方向爲東偏北三七度。現在我們假定再加入一個孩子，王五。要使這隻模型船保持平衡，他應該用幾磅的

力，沿哪一個方向拉？回答是這樣，他必須恰好平衡其他兩力的合力：他必須用五磅之力，作用於西偏南三七度的方向。這樣，三力的向量之和就等於零。

但是作用於同一物體上的諸力之向量的和雖然是零，這物體卻不一定可以平衡，這裏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是必須不讓物體發生轉動。要不讓物體發生轉動，就得使諸力共同作用於物體上的一點，或是使這一轉動傾向跟他一轉動傾向適相抵消。物體之所以發生轉動，當然由於受力之作用的緣故，然而同樣大小的力，有時很容易把物體轉動，有時卻不容易把物體轉動。譬如你推一扇窗子，假使你的着力之點在窗子邊上裝搭紐的地方，那是很容易的，假使在接近絞鏈的地方，那就十分吃力了。在物理學上，把力對於物體所生的轉動傾向，用一個具體的數量來表示，稱爲「轉矩」(torque)。轉矩的大小隨力本身的大小和力與物體的轉動軸之距離的大小而定。故轉矩之定義爲：力和力與軸之垂直距離之乘積，也就是：

轉矩 = 力 × 力與軸之垂直距離

爲了說明平衡的第二條件（即轉動傾向或總轉矩必須爲零）的重要性起見，讓我們再來設想一種兒童



遊戲蹺蹺板罷。假設張三重五十磅，坐在木板的一端，李四重六十磅，坐在木板的另一端。這兩個孩子當然是不能平衡的，雖然其中所有諸力的向量和實在等於零。

我知道讀者看到這裏，一定要懷疑：「一個孩子重五十磅坐在蹺蹺板的一端，一個孩子重六十磅，坐在蹺蹺板的另一端，兩個力同時向下，大小不等，怎麼說他們的向量和實在是在零呢？」

這是由於你沒有想到，在這個遊戲中，作用於蹺蹺板之力共有三個，兩個是孩子的重量，還有一個是板底下支架的支撐之力。在這裏，兩個孩子的重量必能而且一定恰好為支架所托住，因為這個支架所發生的力，實在只是一種反作用力，兩個孩子有多少重，這個支架就發生多少大的反作用力。上面所說「其中所有諸力的向量和實在等於零」，就由於這個緣故。

由此可知，蹺蹺板之所以不能平衡，並不是由於諸力之

向量和不等於零，而是由於諸轉動傾向不能互相抵消，也就是由於總轉矩不等於零之故。在假設張三（重五十磅）坐在板上離支點六呎之處，那末李四（重六十磅）該坐在板上什麼地方才可以使蹺蹺板平衡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要使兩個轉矩相等就行了。

$$50 \text{ (磅)} \times 6 \text{ (呎)} = 60 \text{ (磅)} \times x \text{ (呎)}$$

$$x = 300/60 = 5 \text{ (呎)}$$

這就表示李四該坐在離支點五呎之處。

所以，總結起來說，平衡的必要條件有兩個：第一個條件是諸力的向量和必須為零，第二個條件是必須無轉動的傾向，也就是必須使物體向一方轉動的轉矩與向另一方轉動的轉矩互相抵消。

關於平衡，我們自然還可以說上許多話，不過有些過於高深，一般人不必知道，只好就此為止了。

兩本有趣的物理常識讀物：
物理世界的漫遊 顧均正譯 八角五分
趣味的物理學 崔尚辛譯 一元六角

開明書店 印行



談希臘

啓凡

(主人坐在房裏讀報，客人從外面走進來。)

客：有什麼消息嗎？

主：(一邊起身招呼客人，一邊說)還不是那些消息，一面開會，一面打。

客：(坐下來，開始吸着主人遞過來的紙煙)國內的事務恐怕還得看國際形勢來決定，您看國際情形會好轉一些嗎？

主：這很難說。報上還不也是那些消息，一面開會，一面準備着將來打。(主人向報紙瞥了一眼，接着說)而且這幾天希臘鬧的很兇，可能又要惹起新的國際爭端哩！

客：您這一說，倒使我想起來了。希臘的事情，報上記的大零碎，使人摸不着頭腦。我早想向您請教，就請現在來談談，好嗎？

主：很好。不過提起來話長，我們得從這次大戰的開頭說起……

客：是呀！我還記得希臘在那個時候出過一陣風頭，

把希特勒那位盟弟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

主：可是誰又會想到今天在希臘自相殘殺的，就是那時共同和敵人作過戰的弟兄呢？自然，這並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變化，在別的國家裏，也有這樣的事情。仔細分析一下國際背景，它的前因後果是很清楚的。您還記得德蘇戰爭以前歐洲的情況嗎？

客：我只記得那時希特勒的閃擊戰很成功。英軍退過了海峽，法國投降了，丹麥挪威都淪陷了，他的盟弟也參戰了。只除了蘇聯差不多整個歐洲大陸都成了法西斯的世界，對嗎？

主：大致不錯。不過您忘記提到東南歐洲，特別是巴爾幹那些國家。這是談希臘問題不能不提到的。您知道，東南歐洲，特別是巴爾幹在這次大戰中的地

頭說起……

客：是呀！我還記得希臘在那個時候出過一陣風頭，

我們得從這次大戰的開頭說起……

主：很好。不過提起來話長，我們得從這次大戰的開頭說起……

客：是呀！我還記得希臘在那個時候出過一陣風頭，

位是很重要的。據說，希特勒原來的計劃是要先取
下東南歐洲，再來對付其他的國家的。他雖然沒有
這樣做，但事實上他對東南歐並沒有放手。您只要
看看地圖，就知道這地方的重要。它的地位恰在兩
個內海的當中，一邊是黑海，那是蘇聯海軍勢力範
圍；一邊是地中海，那是大英帝國的海軍勢力範
圍。由那兒往東，只要經過兩個極狹的海峽，就到
了近東。過去東南歐的許多國家不是親英，就是親
法的。大戰發生的前後，情形漸漸變了。這些國
家一個一個的成了納粹的附庸。到意大利參戰的時
候，沒有跟納粹合作的國家只有保加利亞，南斯拉
夫，希臘三國。爲了保衛地中海和近東這一條生命
綫，英國那時雖然喫了敗仗，卻也不能不分出力量
來爭取他們。

客：希臘和意大利怎麼會打起來的呢？

主：墨索里尼的參戰無非是妄想分肥，只是到他參戰
的時候，歐洲大陸只有東南歐這個角落上還可給他
用武，同時他要和大英帝國在地中海爭雄，也必需
先把這個角落解決。這就是他不得不進攻希臘的原
因。可是不料一經接觸，他的整脚的軍隊就接連喫
了好多次敗仗，給他丟醜了。雖說當時英國給了希

臘很大的援助，但是當時希臘軍民英勇的抵抗是值
得讚揚的。

客：不知這戰爭後來怎樣結束的？

主：看到意軍太不爭氣，希特勒只得自己出馬了。先
是壓服了保加利亞，接着佔領了南斯拉夫，隨後就
進攻希臘。因爲實力相差太遠，希臘終於淪陷了。
淪陷以後，希臘政府丟下了人民，跟着英軍一同撤
退到國外去，成立一個流亡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腦
就是現在回國復位的希臘國王喬治二世。那些抗戰
的軍民呢？有的是投降了，有的卻又重新組織起
來，變成游擊隊，繼續向敵人作英勇的戰鬥。這些
游擊隊後來發展成爲人民解放陣綫。盟軍攻進希臘
的時候，雅典就已經被這解放陣綫解放出來了。

客：後來怎麼又會發生問題的呢？

主：您不要問的太急，讓我慢慢告訴您。戰爭結束以
後，東南歐洲，不，大半個歐洲起了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民的力量生長起來
了。許多國家的人民在戰爭中，在亡國的苦痛中，
不但養成了組織能力，而且有了大大的醒覺。他們
都不願歐洲回到原來的樣子，都要求實行真正的民
主，建立合乎他們的意志的政府。希臘人民自然也

不會例外，何況他們本來是一個富有熱情和理想的民族呢？所以一到戰爭結束，希臘人民解放陣綫就要求組織新政府，實行新改革。可是這要求從開頭就遭受了國內和國外的兩重壓力。希臘國內反動分子都希望那個流亡政府回來，使希臘恢復從前的樣子。這些反動分子的勢力是很薄弱的。要是沒有外力的支持和幫助，也許早就被消滅了。這所謂外力主要是來自英國。當人民解放陣綫和其他許多黨派正在雅典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英軍公然在雅典登陸，屠殺希臘人民，隨後又扶助反動的保皇黨，建立反動政權，壓迫一切進步的運動。在英軍監視和導演之下，這個反動政府經過了一年的布置，製造了幾次選舉，和一次公民投票，硬把那個流亡英國的喬治二世扶上王位。據說，這位國王回國去的時候，還是在英軍嚴密保護之下呢。

客：英國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主：英國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第一，因爲歐洲特別是東南歐人民力量的生長對於它很不利，如果它再放過了希臘，那他以後在東南歐就沒有插足的地方；第二，這些新生的人民的國家，大都是親蘇的。要防止蘇聯勢力向地中海發

展，也非拿住希臘不可。

客：美國的態度呢？

主：在對抗蘇聯勢力和壓制人民勢力這兩點上，美國自然是和英國一致的。所以對於這次希王的復辟，美國政府居然加以稱讚，說這是「從來未有的有秩序的選舉」。只由這句話就可以看出美國的態度。不過美國現在是有獨霸世界的野心的，他也希望把勢力伸到地中海去。早一晌美國不是派遣了羅斯福號軍艦去拜訪希臘嗎？說這是幫英國的忙固然不錯，說這是他要向地中海發展也對。不過話說回來，儘管外面的壓力很大，儘管反動者的花樣多，可是希臘人民的解放運動卻方興未艾。希臘附近的那些國家像保加里亞，像南斯拉夫，都一個一個的解放了；富有熱情和理想的希臘人民能忍受下去嗎？據報上的消息，希臘的人民軍近來活躍得很，他們退到山岳地帶，在繼續和反動者作戰。同時，有許多人民團體也紛紛發動了爭取民主的活動。這都是希臘人民不甘屈伏的表示。

客：以後會有怎樣的變化呢？您能預測嗎？

主：這很難說。最近希臘政府不是想把這些人民的反抗轉嫁到鄰國身上去嗎？

戰爭與和平



外國兵在友國幹什麼？

柏園

譬如說在上海。

隨便什麼時候，你跑到南京路去；總會看見一輛吉普車，發着「鳴——鳴——鳴」的怪聲，像旋風一樣的在路上疾馳着；管理交通的警察一聽見那樣的怪聲，便不由自主地把原來的紅燈換成綠燈，好讓它迅速通過。

只見車子上面坐着三兩個威風凜凜——自然同時是殺氣騰騰的美國憲兵。他們忙些什麼呵，在我們的國土上？而且現在又沒有戰爭了。

在北方——譬如說，在天津或者北平，美國兵可就更多。前些時候他們的神氣十足的兵車，不是碾死一個中國律師嗎？後來他們硬是不承認，說是那個律師自己撞上去撞死的；世間真有這樣的傻子嗎？又有一回，一個青年學生穿了一件草青色的味嘰褲子，給殺氣騰騰的美國憲兵看到了，馬上被抓住要脫褲子，說是偷他們的東西穿——這個學生猛然掙脫了，美國憲兵「砰」的一槍把他打傷了。後來怎麼說呢？總不能說是那個學生自動碰上槍彈碰傷的罷？

前些時候，一個美國兵搭了車不給錢，還把三輪車夫打死了，這案子鬧到現在還沒有着落。今年春天，上海的美國兵喝醉酒的到處都是，女孩子在晚上是不敢上街的，怕那些裝醉或真醉的大兵們那粗暴的舉動。

戰爭已經結束了一年多，美國兵爲什麼還要留駐在我們的領土上呢？他們在幹什麼呢？或者用一句文謔謔的話說，他們有什麼「任務」呢？

起先，當局說，美國兵駐在中國是爲了幫中國把日本俘虜遣送回國。後來，畢竟日本俘虜都送完了，他們又找到了另外一個理由：幫同中國政府保護交通線。真是天大的笑話，我們的正規軍就不止一百萬，區區幾條交通線也要請洋人幫忙麼？——後來這理由

也許連他們自己也覺得可笑了，才又想出來一句話，「美軍駐華任務尤待發現」；這句話用口頭語說起來，就是：美國兵駐紮在中國的理由，現在還沒有找出來，將來找出來了再告訴你們。

天呀！這是什麼話！

但是他們的「任務」，是不必遮遮掩掩的，誰都看得出來——且說些別的地方的故事：

英國兵駐在印度尼西亞，是爲了什麼？是爲了幫荷蘭兵去打印度尼西亞人——因爲印度尼西亞人要獨立哩。美國兵駐在菲律賓，是爲了什麼？是爲了幫他們控制的菲律賓政府「維持秩序」呀，說穿了就是要鎮壓反對現在政府的人民。英國兵駐在埃及，是爲了什麼？顯而易見，是爲了鎮壓埃及的民族運動呵。英國兵駐在伊拉克的巴士拉港，是爲了威嚇伊朗南部的工人呀……

一句話：一國的兵隊駐在原先是友國的領土上面，主要的目的是爲了戰爭！

戰爭是威脅和平的！

所以蘇聯一早就向聯合國組織的安全理事會提出

一個議案，請各會員國報告他們各國在世界各友國的領土上駐兵的情形。這個議案被英美反對，給攔下來了。

到了九月底，聯合國大會開會，蘇聯又重新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在五強裏面，法國贊成這個議案。英國和美國是反對的。最可憐的是中國。中國的代表說：美國軍隊駐在中國，是由於中國政府自動的邀請，算不得危害和平——所以就隨着美國一路了。

其實，不贊成這樣的提案，找不出什麼理由來。所以美國就反提出另外的一個案子：要報告在友國駐兵的情形也可以，只是必須連駐在以前各敵國（比如說德國）的軍隊數目也得報告出來。目的是想把蘇聯也拖下水，因爲照戰爭中的決定，四國都派兵到前法西斯國家駐紮，作武裝管制的。針對這個提案，蘇聯也提出：除非連原子彈呀飛彈呀等等軍備的祕密也給報告出來。「見鬼！」英國代表說……

最近的一次會上，到底通過了美國代表的提案：一併報告駐在前敵國及友國的軍隊。

駐在前敵國的外國軍隊，是爲了防止法西斯的死

灰復燃。這不去說它。駐在友國的外國軍隊，是爲了什麼呢？……看看他們的陣容罷：

美國兵駐在中國，印度，菲律賓，巴拿馬，加勒比安海各地，冰島，格林蘭。

英國兵駐在印度尼西亞，伊拉克，外約但，巴勒斯坦，希臘，埃及。

沒有一處地方的人民歡迎這樣的軍隊！在並非戰爭的時候，駐紮在友國的領土上，就算沒有別的目的，起碼對於這些友國的主權已經有了很大的侮辱。何況他們所駐的地方，差不多都已經引起了可怕的或大或小的內戰了呢？厭棄戰爭的人民，哪裏會歡迎他們呢？

這就是近來鬧得很利害的「駐軍問題」的輪廓。

談希臘（上接二十一頁）

不是準備要回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訴嗎？據我看，這都是有複雜的國際背景的。現在整個國際都在動盪變化之中，希臘的問題自然要看國際變化的情勢來決定。也許英國軍隊會實行圍剿那些人民軍，重演幾次流血的慘劇，也許這問題又要引起新的國際爭端，也許……總之沒有一定。不過講到這裏，我要提醒您一句，無論事情怎樣發展，最後的決定還是看人民的力量。希臘未來的命運是操在希臘人民手裏，全世界未來的命運是操在全世界人民的手裏。老實說，我們等着看人家變化，看世界的變化，這態度就不對。我們只有拿出力量來使自己，使人家，使整個世界變好。

客：謝謝您的指教，我一定記住您的話，好好的去做。（客人站起不告辭）

夏 劇 行 集 作

法 西 斯 細 菌

五幕劇
一元五角

本書主角是一個善良的醫學博士，細菌學者，他相信醫學的超然性，埋頭研究。可是法西斯強盜把他趕出實驗室。在戰爭中他得到了啓示：「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科學家應先做撲滅「法西斯細菌」的工作。

記 城 愁

四幕劇
一元一角

本劇以上海知識青年的生活爲題材，寫一對善良的男女怎樣從家庭的小圈子斷然跳進社會的大圈子去。對於小圈子傾向仍十分普遍的現代青年，是一個有力的針砭。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少年劇場

没人要的良心 (X幕劇)

童封



人物 少年劇場場主

酒鬼張三和劉二 警察 老婦

鎮長 鎮長太太 木行老闆

少年劇場場主 (從布幕後走出來，向臺下一鞠躬)

可敬的少年朋友們，我們今天演給諸位看的是良心的遭遇。先前，良心緊緊地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誰要是想做什麼壞事，良心就不客氣的插嘴說：

「喂，朋友，你做事得顧到我良心呀！」誰要是說了什麼鬼話，良心就板起面孔說：「喂，朋友，你

這樣說對得起我良心嗎？」良心就這麼討人嫌，他把人箝得緊緊的，一分鐘一秒鐘也不肯放鬆。正在

人們給他逼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突然間，大家覺得輕鬆起來，覺得自由自在起來，仔細一檢點，原來

這位礙手礙腳的良心先生突然不在身上了。於是大家來說什麼就說什麼，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不再

受誰的牽制，也沒有誰再提出責問，從此從心所欲，好不快活，好不寫意。可是那位良心先生究竟到哪兒去了呢？原來他老人家給丟在大街上，誰也不肯收留他，這個把他扔過來，那個把他拋過去，把他弄得像塊破抹布一樣。諸位請看看，這就是良心的可憐相。(從袋裏摸出一方又破又髒的白手帕來，手帕中央畫着一個很大的紅心)讓我拉開了幕，(拉開幕)把「良心」放在大街上，看他往後可會有幸運的遭遇。(把「良心」放在臺中央)看，那邊有人來了，原來是酒鬼張三。(暗下)

第一幕

幕已經拉開了，臺上是街道，右後角有一根電桿。電桿上一盞路燈放出黯淡的光。左手邊是家酒舖，從臺下可以看到店門和「牛莊高粱」「紹興花雕」的招牌。酒店裏一陣哄笑。張三醉步踉蹌地從酒店裏出來。後面劉二的聲音在叫：「張三哥，再喝一

杯走！」

張 不能再喝了，一杯也不成了。（打着呃，走遠了幾步，喃喃地說）唉，好酒，好酒，老實說，要不是我那屋裏人呀，我真想喝他個痛快。我那屋裏人太不讓我自由了：每回我喝了幾盅回去，正想躺上床去舒泰一會兒，她老娘就在一壁廂吵起來了，指頭直戳到我的鼻尖兒：「酒鬼，你回來啦！我正想給你去收屍哩！」要是我一冒火，她就換了一種聲調：「不是我不讓你喝，你自己身體要緊。」再不就啼啼哭哭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噯噯噯，你醉死了教我怎麼辦。」就像我真的死了一樣。哼，教你怎麼辦，我才想不出個辦法來哩！（看到了「良心」）噫，這是誰掉的？（彎下腰去）一塊手絹。（正伸手去檢，劉二也醉步踉蹌的上場來）

劉 張三哥呀，酒還沒有盡盞，你怎麼一個人先跑啦！真對不起朋友。快回來，回來。（拉張三）

張 （聽見劉二來了，忙把「良心」塞進衣袋，「良心」一半露在衣袋外面。劉二拉他的時候，他忽然像從夢中醒來，抬起頭來向四周望望，打個呃，很懊惱）唉，怎麼又喝了酒呢！

劉 （笑）豈但喝了，還喝得不少哩！

張 唔，讓我想一下看：方纔我從家裏出來，我那屋裏人再三叮囑我說：「求求你，不要再喝了！」我

很乾脆的答應說：「你放心，我絕對不喝，我張三從今天起就換了個人了。」可是，（輕輕拍額角）走到那邊拐角上，劈面就碰上了你……

劉 是的，你劈面就碰上了我，我把你一把拉。你嘴裏囁着說不去，不去。可是兩條腿很輕快的跟着我一直走進了酒店。那些老朋友……

張 我跟老朋友們說：今天我實在不能多喝。可是經不起你一杯，我一杯就灌得個爛醉。唉，我就有那麼糊塗。真對不起人。

劉 （摸不着頭腦）又對不起誰啦？

張 對不起我那屋裏人。她真是個好女人，你不知道她有多能幹：清早起來，鋪床，疊被，燒洗臉水，抹桌子，掃地，家裏的事才安排停當，又忙着上街去買菜，買了回來煮的煮，炒的炒。還得洗衣服，管孩子。晚上把孩子哄上了床，還偷空做針線。真是一天忙到黑，從沒聽見她出過一聲怨言。可是我做了些什麼呢？昨晚上喝得七撞八跌的回去，兩句話不對就冒了火，把她按在床上一頓好打。唉，我怎麼對得起她！

劉 喝醉了酒打老婆，也是常有的事，值得什麼大驚

小怪！

張 還有我的兩個孩子，見我喝醉了回去，他們就嚇得像小鬼一樣，一聲也不敢響。真可憐見的，我那兒還像個做父親的。唉唉！（俯着身子，把頭靠在電桿上）

劉 這是怎麼一回事？喂，張三哥，（走到張三背後，拍拍張三的肩膀）你別傷心了，我——（看見了張三衣袋裏的「良心」）噢，這是什麼？（兩個指拇夾了「良心」，把他抽出來，用指頭掂着，展開來，正面反面看了一遍）噢，張三哥，你把什麼東西揣在衣袋裏了？

張 （突然回過頭來）噢，「良心」？怎麼會到我身上來的？怪不得我方纔那麼難過。

劉 現在呢？

張 現在好多了。可是我們把這個「良心」怎麼處置呢？

（警察自臺的右前角上場，看見了一對酒鬼。）

警 （板着脸，狠狠地說）怎麼，喝醉了酒撞在電桿木上了嗎？快給我安安穩穩的回家去，別在街上鬧事！

張 哪兒的話，我們沒有喝醉，沒有喝醉！

劉 （忙把「良心」藏在身後）我們在讀貼在電桿上的尋人廣告。

警 （用警棍指着張三）還說沒醉？哼，說起話來酒氣直噴的。

劉 （走到警察背後，偷偷的把「良心」塞在警察衣袋裏；拉開張三）好，我們回去，我們回去。其實我們喝酒，一向是很有分寸的，哪兒會喝醉呢？

警 （打一個寒噤，低下頭來）唉，當警察也真難，（忽然和氣地招呼兩個酒鬼）喂，朋友們，我們來談談好嗎？有許多話，在我喉嚨口壓了好久了，可是總沒有機會說個痛快。

劉 （偷偷向張三）你看，他也在發病了。

張 （向劉二）我們且聽他說些什麼。

警 朋友，我真想把他媽的這個差事辭掉不幹了。我不明白做警察到底幹了些什麼事，到底對別人有什麼好處。老是這麼拿了棍子到處逛，打打洋車夫，趕趕小貨攤子，儘幹些無聊的玩意兒。

劉 這也為的是維持交通呀！

警 就爲了維持交通，我好像專門給洋車夫吃苦頭。我明白，他們挨幾棍子倒不在乎，最怕就是坐墊給

我揭了下來，害得成半天拉不成生意。多可憐哪，他們愁眉苦臉的站在街角上，眼巴巴的望着踏在我腳底下的坐墊。有時候，我心也有點軟下來了，我想，把坐墊還給了他們吧，何苦跟這些窮小子搗蛋。他們不是都跟我一樣，一家老小都張着口等飯吃嗎？可是再一想，該扣半天，就得扣半天，這是警章呀，當了警察就不得不尊重警章，執行警章。再說，警察也得維持警察的威嚴，所以終於放不下這張臉來。唉，唉，這是什麼念頭呀，老做些損人不利己的事。

張 這話說得也對，何苦跟那些窮小子們斤斤較量呢？諺語說得好，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們喝酒的人心眼兒放得最寬，凡事馬馬虎虎，劉二哥，你說……

警 是呀，可是我就像給鬼迷住了心竅，一點也不肯放鬆。今兒早上我走過菜市那邊，街兩旁滿擺着小攤子，路都幾乎走不過了，那些小生意人遠遠的看見我來了，挑起擔子一窩蜂的就逃。一個老婆子落在後面，給我趕上去提起腿來就是一腳，擔子給我踢了個翻身，裏面的雞蛋鴨蛋全砸破了，蛋黃蛋白流了一地。那老婆子一把把我揪住。可是當時我還

不知道悔過，把兩個眼睛望着她一瞪。她立刻把手縮了回去，瘋癲似地坐在地上，嗚嗚的哭起來了，像死了兒子那樣傷心。剛纔我走過那邊，她還呆在地上哭着呢！

張 說起來，倒也是怪可憐的。

警 你們看，那邊，來了，來了。

張，劉 誰？

警 那個賣蛋的老婆兒。

（老婦掩面哭哭啼啼上，警察匆匆忙忙走上前去，從老婦背後雙手扶着她）

婦 （驚慌）誰，幹什麼？

警 是我，老媽媽，我求您原諒。

婦 原諒？你？（沈痛地）你踢翻了我的擔子。（哭）

警 是的，老媽媽，所以我懇求您原諒，我一時莽撞……

（鎮長上，看見了這一堆人）

鎮 （對警察）噢，你在幹什麼，把一個窮老婆子拉拉扯扯的？成什麼體統！

警 鎮長先生，我對不起她，我要當着衆人的面，懇

求她原諒我。

鎮 一個警察懇求一個窮老婆子原諒，天下哪有這樣

的怪事。別弄昏了頭，放出些警察的尊嚴來。

警 鎮長先生，還不干公家的事，我自己問不過良

心……

鎮 良心？

(張劉二人暗暗訕笑)

警 是的，我受盡了良心的責備，老媽媽，您到這兒來，你那擔蛋值幾多錢，我賠給您！(手伸進衣袋去一摸，覺得有樣東西，忙轉過身，偷偷抽出「良心」來一看，輕輕說)噢，良心。(忙把「良心」藏在身後，板起臉對老婦)你老跟着我幹什麼？

婦 (哭)你不是說賠我嗎？

警 (兇狠)賠？滾開。

(老婦大哭起來)

鎮 (對老婦)到底是怎麼回事？

(警察乘機把「良心」塞進鎮長的大衣袋裏)

婦 他把我擔子踢了，還哄我，取笑我。

鎮 (拾起頭來四面望望，像丟失了東西，周身摸了摸)

個遍)警察，你又在仗勢欺人嗎？

警 不，不，鎮長先生，她把擔子歇在路中央，妨礙交通。我把它踢翻了，她還拉住了我，吵吵鬧鬧要我賠。

鎮 對老年人，你也應該放和氣些。(很和氣的對老

婦)老婆婆，你擔子裏挑的是什麼呀？

婦 雞蛋鴨蛋，全都砸破了，可惜哪，黃呀白呀流得

一地，捧都捧不起來。先生，您想，我的老本就在

這一擔子蛋上，教我孤老太婆往後吃什麼呢？

鎮 那怎麼辦呢？今天你可吃過些什麼嗎？

婦 一點也沒有，整整一擔子蛋，一個錢也沒有賣，

我哪兒來錢買飯吃。

鎮 好，那末老婆婆，你跟我家去，我教我太太弄點

什麼你吃。鎮上有人冷飯吃，教我做鎮長的怎麼能

安心，跟我來，跟我來。

(鎮長引老婦下，警察看他們走遠了，惡意的大

笑起來，酒店裏也傳出一陣哄笑。)

張 哈哈，鎮長也背時了，真是齣好戲。

劉 (拉張三)來，來，來，我們還去添兩杯，慶祝

你把「良心」丟了。(拉張三進酒店，幕下)

第二一幕

幕拉開來是鎮長家的客廳。臺中央有一隻桌子，兩把靠背椅，桌上放一個大銀盾，點一盞煤油燈。左手有窗和門，其他的陳設可以隨意。鎮長太太坐在

桌子邊上玩骨牌「打五關」。

太 (高興) 終於這一副給我打通了。五關打通了不是個好預兆嗎？我想一定是我那男人今晚上要帶件特別的好禮物回來送給我了。(望窗子外) 才說到他，他就回來了。噢，背後還跟着個窮老太婆。這是怎麼一回事？

(鎮長進門來，老婦跟在後面)

鎮 (對太太) 可有什麼東西弄點兒給這位老婆婆吃吃。

太 給她？她是誰？

鎮 一位買蛋的老婆婆，今早晨，警察把她的擔子給踢翻了。可憐一個錢也沒有賣成，整整一擔蛋都給砸破了，害得她沒錢買飯吃。

太 那是警察的不是呀，關你什麼事？

鎮 怎麼不關我事？我是鎮長呀！鎮上有人沒飯吃，我當鎮長的怎麼能閉着眼睛假裝沒看見？

太 (怒) 鎮上沒飯吃的正多着哩！

鎮 是呀，明兒我上街去把所有的叫花子都找來，讓他們飽飽的吃一天。

太 把叫花子都找來！你把家當做施粥廠了嗎？(指着鎮長罵) 別給我熱昏！(回頭向老婦，兇狠地)

滾出去，你知道嗎？這兒是鎮長先生的公館。

婦 (分辯) 是……是……那位先生……

太 走，走，(推老婦出門。老婦咕嚕着下場)

鎮 (想阻止太太，看老婦被推出走了，悽喪地坐下) 唉，唉，你一點也不了解我。

太 我今兒真有點兒不了解你。

鎮 方才走在街上，我忽然想：怎樣做才能算一個名副其實的鎮長。每回公開演講，我老是向民衆說：鎮長是全鎮人民的公僕，我宣誓把我這一生貢獻給大家，為大家謀福利。要是鎮上有一個受凍的人，有一個挨餓的人，我認爲這是我個人的恥辱。可是我把這些話當做真的了嗎？我真能做到這樣了嗎？沒有，一點兒也沒有。非但沒有做到，我連想也不會想到要這樣做。我只是口是心非的把那些漂亮話當作幌子，反而做了不知多少不能告訴人的事？

太 (莫名其妙) 不能告訴人的事？

鎮 是的，喔，我想起了。等會兒木行老闆要到這裏來，那批修大橋的木料今晚得上得成交。這筆生意我不想做了，你千萬不要放他進來，我不願意再看見這樣不規不矩的生意人。

太 木行老闆怎樣了？

鎮 要是那批一百萬元的修大橋的木料能成交，他答應給我六折的回佣。

太 這不很好嗎？四十萬元，我正想買件新大衣。

鎮 不成，我不能再接受這一筆賄賂了。你不想想這些款子是哪兒來的。我看到那座大橋壞得不成樣子了，硬向全鎮上派款子，不論貧的富的，硬逼着他們交出來。當時我昧了心——不是還跟你說過——想借此撈他個百來萬。可是，這筆款子是全鎮人的血汗錢呀，我怎麼能安心的揣進腰包裏去？我一定要選購上好的木料，請頭等的工程師打圖樣，請頭等的匠人來修造。要是錢多下來，就捐給孤兒院裏。從修那座大橋開始，我要切切實實的為鎮上做幾樁公益事。（突然看見桌上的銀盾，雙手捧起來念上面刻着的字）「急公好義，全鎮人民敬頌。」我哪兒配受這個呢？我借了鎮長的名義，儘做些營私舞弊的勾當。（向太太）你把剪刀投給我！

太 （驚愕）做什麼？

鎮 我要把它銕了，銕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分還給鎮上所有的人。我向他們說，我不配「急公好義」的頭銜，我做的全是見不得人的事。從今以後，我發誓痛改前非，這銀盾就做我的憑證。等到他們真感

激我的功績之後，讓他們把這些碎塊送還我，這纔是真的光榮。

太 （奪下銀盾）你瘋了嗎？你要把自己毀了！

鎮 不，先前我也許是瘋了，可是……

太 我看你今晚像是害病了！

鎮 害病？（恍惚地摸摸額角）沒有。（摸面頰）只是臉有點發燒，心頭也有點兒悶。

太 也許穿得太多了，所以這樣昏頭昏腦的，我給你把大衣脫了吧！（替鎮長脫下大衣，把大衣扔在鎮長對面的靠椅上）覺得舒服點了嗎？

鎮 （深深呼一口氣）心頭似乎舒服多了。（疑惑）方纔我說了些什麼呀？

太 我也搞不清你胡說八道的，到底在說些什麼。

鎮 奇怪，方纔我老聽得有個聲音在喚：「你問問良心看，你對得起良心嗎，你……」

（有人打門）

鎮 誰？

太 （走到窗子口一望）木行老闆，要不要他進來？

鎮 （急忙）請進來，請進來。

（太太拉開門，木行老闆上場）

鎮 你來得正好，我們這筆生意到底怎樣？

木 (笑) 鎮長先生要怎樣，我當然應該照辦。

鎮 那末我們坐着談吧！

(太太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兩個，兩個坐下來，木行老闆坐在鎮長的大衣上)

木 鎮長先生，(忽然周身發抖，自言自語) 哎喲哎喲，教我怎麼說得出口呢？我怎麼老是做這些不規不矩的生意。我還是說老實話吧。(對鎮長) 鎮長先生，這筆生意得請您鄭重考慮一下，我那批木料已經存放得太久了，質地有點朽爛了，修橋萬萬不能用。要是橋斷了不是要釀成命案嗎？我想，鎮長還是……

鎮 (怒) 什麼，只隔得半天，你的話全改了樣了。

難道你嫌賺頭不够，不想賣嗎？

木 不是我不想賣，實在是料子不合用。老實說，除了六折回佣，我還有四分利可以賺，那批木料實在要不得，只得砍了當柴賣。

鎮 (怒) 混賬，你跟我開玩笑嗎？

木 不，不是，請您老人家原諒，鎮長先生，(站起來，要辭出去的樣子，忽然清醒過來，自言自語) 哎喲，我不是不講生意的嗎？怎麼沒有講成就回去了呢？鎮長先生，(坐下，又抖起來，自言自語)

怎麼又說不上來了呢？(站起又清醒) 鎮長先生，請您老人家原諒，不知怎麼的，我坐下去心裏就慌起來，嘴裏說的也全不是心裏所想的了。我還是站着說合式。那批木料，鎮長覺得合用嗎？

鎮 你不是說，那批木料太朽爛了，不能用嗎？

木 (懊悔) 唉，唉，那總得請鎮長包涵着用。

鎮 (奸滑的) 那末回佣怎麼說？要是……

木 好吧，好，我自認晦氣，就算對折吧。

鎮 好，那末就成交。(站起來，和老闆握手)

木 鎮長先生，請您今晚上就到敝行去揀選一下，明兒清早，就好差工人送去。

鎮 好吧，方纔……(和老闆向門那邊走)

木 不穿了大衣去嗎？

鎮 不穿了，穿了教人熱得發慌。(忽然想起，對太太，) 喔你把手袋裏的皮包拿給我。

(太太提起大衣，一摸袋子，發現了「良心」)

木 噢，這是什麼。

(三個人驚奇的站在一起看)

木 太，木，噢，「良心」。

木 這撈什子帶在身上幹什麼？

木 怪不得……

(下接五十三頁)



鋁是怎樣煉成的？

潘天青

這兒有兩個鍋子，小的一個是用紅色的銅做成的。另一個大上三倍，顏色是白的。兩個鍋子的厚薄完全一樣。你能說，小的一個比大的重嗎？

「不會的！」你一定說。

可是，你試拿一下看，到底哪一個重。奇怪，小的一個竟比大的重到一倍多。這大鍋子爲什麼這樣輕呢？原來它是用一種很輕的叫做鋁的金屬做成的。鋁非但輕，並且比鐵堅韌，又不容易生鏽，真是一種最理想的金屬。要是沒有鋁，航空事業就不會像今日那麼發達。而我們的家裏，也永遠只能使用又笨重又污濁的鐵鍋，和容易生有毒的綠斑的銅鍋了。

鋁既然改進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就應該問問：鋁是怎樣煉成的？

鋁和人類生活發生關係，還只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比起別的金屬來，他正是個小弟弟，可是他竟有代替他大哥銅二哥鐵的地位的趨勢了。一百多年前，有叫瓦勒的德國人，他把氯化鋁和鉀放在一起加熱，得到了鋁。可是鉀是很貴的金屬，因此煉出來的鋁要賣到二百六十元美金一磅，比黃金的價格還貴得多。因此沒有人想到用鋁來製成什麼有用的物件，只把它陳列在博物院裏，當作珍寶一樣讓人觀賞。

後來，有個叫做德維里的法國人，他用鈉代替了鉀，因爲鈉比鉀要便宜些，又用比較不容易揮發的氯化鈉和氯化鋁的複鹽，來代替極容易揮發的單獨的氯化鉀。這個方法一成功，鋁價便跌到十二元美金一磅。可是這價錢還不够便宜。因此如何減低煉鋁的成本，和如何使鋁大量的生產，成爲當時化學家研究的中心問題。

一八八六年，奇蹟出現了。美國阿柏林大學有一位二十二歲的學生，叫做查里士姆荷爾的，發明了大量煉鋁的方法。這半世紀來許多偉大的化學家所不能解答的問題，竟給這樣年青的學生想了出來，他豈不是天才嗎？是的，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天才的所以成功，百分之九十九在於努力。

查里士姆荷爾的方法是怎樣的呢？他想，世界上一定有一種比較容易熔化而能溶解氧化鋁的礦物。他就着力搜尋這一種理想的礦物，終於給他發現了一種格林蘭產的冰晶石能適合這個條件。冰晶石是氟化鋁和氟化鈉的複鹽，受了熱能夠熔化，並且可以溶解氧化鋁。於是他再設計電解的裝備，就在阿柏林大學的實驗室裏工作起來。他把石墨做的坩鍋放在炭爐子上，鍋裏盛着冰晶石。等冰晶石熔化了，再把氧化鋁慢慢的加進坩鍋去。氧化鋁一投進溶化的冰晶石中，立刻就像冰糖加在熱水裏面，很快的就溶解了。他把坩鍋當作陰極，另外用一支石墨棒浸在溶化的冰晶石中作為陽極，通上電流。一顆顆球形的鋁就在坩鍋底下出現了。當時，他是如何地又驚又喜呀，豈但他一個人，整個世界都驚動起來。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的發明，使輕金屬工業奠定了基礎，使整個世界從鐵器時代，走入了新的鋁器時代。

奇怪得很，大西洋那一岸的舊大陸上，一個法國青年叫做里洛爾梯的，也發現了這個提煉鋁的方法。他們兩個人各自研究，沒有一點兒互相抄襲的證據。可見得真理是客觀的存在的，只要誰肯努力，他就會發現真理。

由於這偉大的發明，鋁從實驗室走進了工廠，從博物館走進了實業界。鋁開始跌價了。一九三六年，價跌到每磅二角美金了。現在，又跌到每磅一角五分。據美國工業界的估計，不久還會跌到每磅九分。我們中國也已經發現了很多的鋁礦，可是還沒有大規模的煉鋁廠。鋁製的飛機不消說是美國來的，連大多數在中國製造的日用器具，原料鋁片也大都從美國來的。在國內局勢這樣不安定的時候，有誰會想到來發展這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工業呢？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一元九角

化學反應圖解

沈鼎三譯
一元

化學計算法

沈鼎三編
一元

你在學化學嗎？你覺得化學有趣味嗎？你想自己做化學實驗嗎？你覺得化學反應式不容易記嗎？你覺得化學問題的計算有困難嗎？我們把前面的三本書介紹給你，一本是指導你做化學實驗的，一本是幫助你記住化學反應式的，一本是教給你化學計算法的。

開明書店印行



生物奇談

亞 銓

軍艦鳥的滑翔能力

世界上最巧妙的，不用起落架的滑翔機是軍艦鳥。牠有七呎長的一對翅膀。牠知道如何利用氣流，可以一點不費力氣的在空中飛翔。所以牠在空中遨遊的時間比任何

鳥類都多。牠能棲息在海洋上空的暖氣流中，有些人甚至說，牠能在空中睡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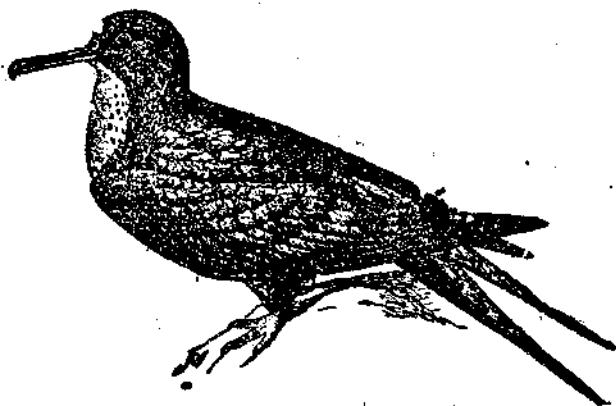
軍艦鳥的脚是不適宜着陸和在平地上起飛的。牠的腿骨全部陷在肉裏，只露出脚蹠和脚趾。牠不會把一隻脚移到另一隻脚的前面去，因而牠不能步行。牠那巨大的翅膀也不能從平地上起飛。牠只能從絕壁的邊緣或樹頂上突然躍入空中，張開翅膀開始滑翔，十足是一架滑翔機。

軍艦鳥爲了便於滑翔，常把窠築在枯樹的最高枝上。牠要是落在平地上，就無法起飛了，要是落在海面上，那就立即給淹死。

要睡覺的含羞草

含羞草到了晚上，它的羽毛狀的葉子就摺攏來，葉柄也向下垂，好像睡着了。一樣。這時候它的葉柄變得很脆，很容易折斷。到第二天早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它才醒過來，葉柄舉了起來，葉子也攤開了，從日光中攝取它所必需的能。

含羞草在西洋叫做「敏感草」，因爲只要一碰它，它的葉子就摺攏了，葉柄也垂下來，正如它晚上睡覺的時候一樣。要等好一會兒，它才恢復原狀。





團的

兒子的

王 潔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蘇德戰爭期間：主角是一個剛滿十二歲的孩子——凡尼亞。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凡尼亞就失去了父親。他的母親在德軍佔領他們村子的時候被殺了，祖母和妹妹也餓死了。最後只剩下凡尼亞一個人堅強地活着。他是個靈活的有勇氣有志向的孩子，他逃出了德國的兒童營，想越過戰線，回到自己的軍隊裏去。他在森林裏面，過了兩年多的流浪生活，因此森林附近的地形，他非常熟悉。

一天，他正昏迷似的睡在地洞裏，（這兩年中，他全在地洞裏過夜。）三個俄國的偵察兵發現了他，把他帶回軍隊裏，他們很喜歡凡尼亞，想把他留下來，因為他是個天生的偵察兵。凡尼亞也喜歡他們，很願意跟他們在一起。但是他們的嚮隊司令葉拉吉耶夫上尉不准許，命令他們把凡尼亞護送到後方去。

這種奇怪的有感覺的植物原產在巴西；中國和美國也有人培植，當作觀賞植物。它宜於生長在溫暖而潮濕的空氣中。到巴西去旅行的人經過含羞草的苗牀時，如果回頭一看，所走過的路立刻成爲一條荒徑。



垂下來，好像枯死了一般。

雛鷹與大於母鷹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一隻羽毛還沒有長完全的雛鷹，在初生的一年中，身體會長得比牠父母還大。在高高的山巖上，那些用粗樹枝來築成的巨大的鷹巢，通常只容得下兩隻小鷹。

鷹巢的直徑大約有五六呎，高也有五六呎，也有高十二呎的。鷹常常銜此樹枝來修葺牠們的巢，因此

所有 被碰 到的 含羞 草都 合攏 了葉 子倒

在往後方去的途中，凡尼亞逃走了，他不願意離開那些偵察兵，他到處找尋他們的篷帳，可是沒有找着。後來，他遇到了一個十四歲的小兵，才知道軍隊裏也有少年人，並且軍人們都把少年人當做自己的兒子一樣，非常親切的照顧他們。他不明白，爲什麼那個沒有見過面的葉拉吉耶夫上尉會不喜歡他，不准他留在軍隊裏。他想找一位高級長官去控告那個上尉。誰知他碰到了上尉自己，上尉把他帶回到偵察兵篷帳裏去，讓他暫時在那裏安頓。這一來，凡尼亞高興極了，偵察兵們也高興極了。

在兵士們出去偵察的時候，凡尼亞去做嚮導，但是他不是不滿足這個任務，他要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一個人偷偷地跑到德軍佔領的區域裏去了。他正想偷畫地圖，可是德軍發現了他，就把他捉了去。經過審問，拷打之後，凡尼亞被關在土牢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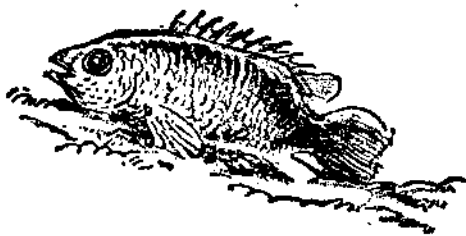
沒有隔多久，蘇聯軍隊佔領了那個地方。凡尼亞得救了。回到軍隊裏，他領到了一身很神氣的制服跟一雙皮靴，穿着起來，就活像個小兵士了。上尉把他調到礮兵隊裏。他很快地學會了好多好多礮兵隊裏的事物。礮兵們也說：「凡尼亞是個天生的小礮手。」最後，蘇德兩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爭，蘇聯軍

一個巢搭成了，可以住好幾年。

鷹雛從卵裏孵化出來，大約需要一個月功夫。孵卵的工作是由雙親輪流擔負的——母鷹離開巢的時候，就由公鷹來代替。鷹雛孵出來之後，父母都十分小心的照顧牠，也許就因爲這樣，鷹雛的身體長得比牠父母還大了。

會走路的魚——攀鱸

要是沒有親眼看到，很難教人相信魚能够在陸上行走的。然而在博物館裏，就可以看到那種會走路的魚——攀鱸的標本。在水族館裏，還可以看到活的攀鱸，可以把牠拿出水來，讓牠在地板上爬行。攀鱸生長在西印度羣島。牠有一種特別的習慣，每隔一段相當的時期就要爬出水面，上岸來走動。牠還會爬樹，能爬到幾吋高。牠和旁的魚一樣，並沒有腳，牠用鰭把身子直立起來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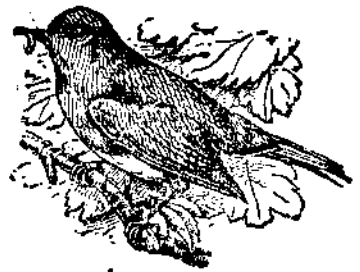
知更雀的大食量

隊向西挺進了。可是上尉陣亡了。兵士在上尉衣袋裏，找到了他寫的遺囑，他要求葬在蘇聯的土地上，要求長官們照料他的義子凡尼亞，訓練他，培養他，使他成一個好的戰士，好的軍官。

凡尼亞，被送到後方一個著名的士官學校去深造了。臨走的時候，礮兵團團長給他一個上尉的肩章，希望他有一天也能戴上這肩章。團長還對他說：「你是你親生父母的好兒子，你爲偵察兵們和礮手們的好兒子。你配做善良，勇敢，忠貞的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兒子！而我們礮兵團也把你當作我們全體的兒子。記住：現在你要去學習了，我盼望你不會使你的團丟臉。我相信你將是一個出色的士官學生，而且還要成爲出色的軍官。可是你得記住，時時，處處，全始全終，你必須是祖國的忠誠不二的兒子，必須是祖國的最好的子孫……再會吧，凡尼亞，將來你是一個軍官的時候，再回到你的團裏來罷。我們等着你來，歡迎你來，就像等待和歡迎我們自己的兒子。」

凡尼亞去了。

「團的兒子」是蘇聯作家卡泰耶夫的著作，他的作品我們比較熟悉，像「時間前進呀」「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等，都已有了中文的譯本。「團的兒子」



每隻知更雀，每天平均要吃六十八條蚯蚓，如果把這些蚯蚓首尾相銜地連接起來，足有十四呎長。在十二小時內，知更雀能吞下超過牠身體重量百分之四十一的食物。要是有個漢子也這麼能吃的話，每天得吃牛肉二百磅，水五六加侖。

是他在這次大戰中寫的一部兒童小說，在蘇聯風行一時，爲千千萬萬的小朋友所愛好，新近才由茅盾先生譯成中文。茅盾先生在譯後記上說：在戰時的蘇聯，曾有過無數千萬的凡尼亞，經歷了和凡尼亞相似的生活。這樣的「傳奇式」的孩子我們中國也是有的。抗戰初年，有一個孩子劇團，又有一個新安旅行團，他們中間最大的不過十六七歲，最小的纔九歲，他們都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並且做過一些叫大人們看了不免要慚愧的事，只是我們中國還沒有一本「團的兒子」那樣的傑作，把他們所作所爲描述出來而已。

「團的兒子」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無疑的是一本少年們愛讀的書。



好公民 (續上期)

愛森堡著
易凌譯

那天下午，其餘的同學走了之後，我們就到地下室去開會。我們又坐在購廳的棧子上面，佔了購廳的一個角落。到會的人太少了，非常之靜。我們聽見有幾個同學在走廊上溜冰，有幾個同學在運動場上踢足球。我肚子餓了，只想出去。

但是華爾小姐對我們說，她很高興四年級裏會有四個同學願意發展他們的品性，做有價值的事情。她帶着微笑看了我們一會兒。「你們不要懊悔，」她說。「等到你們長大了的時候，你們就會想到這個會，而且還會認為幸而參加了這個會，沒有把寶貴的時間，花費在無益的事情上面。我們先把這一週你們所做的善事說一說好嗎？說過之後我們再來討論以後的計劃。」

於是我們把所做的事情告訴了她，華爾小姐說我們都做的很好。她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頭。「我心裏有幾個計劃，」她告訴我們說。「我想

以後我們去參觀一次「難童之家」，跟他們講一小時的故事。以後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按照詳細的節目做。下星期二下午，我有一個很好的小小的計劃。在林木場那邊的「老婦收容所」裏，有十五個可愛的老婦人，她們都跟你們的祖母一樣老了，可是很孤獨。我想，假若我們到她們那裏去，表演一個小小的節目，使她們快樂一下子，豈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你們可贊成？」

我們都說贊成。

「你們有什麼好的表演去慰問她們呢？」

「我可以穿了我的海盜服裝跳一會兒踢踏舞，」賴羅說。他是一個女孩子氣的男孩子，生着一頭白頭髮。「我猜她們一定是喜歡的。」

「好的很，賴羅，」華爾小姐說。「不過，恐怕會過分地刺激了她們。你們都曉得，她們是非常衰弱的老婦人，我想我們唱歌給她們聽，也許更可以使她

們快樂些。有許多歌，一定是她們年輕時候聽見過的。今天下午，我們不妨先來練習唱歌。同時，假若你們能夠捐一些錢，買幾盆花送她們，讓她們拿去擺在接待室裏，大家都能享受，這也是很好的。你們喜歡這樣做嗎？」

我們都說好，華爾小姐似乎很高興。「我想這是很好的，」她說。「現在我們到鋼琴跟前去，練習唱歌，好嗎？」

於是，我們站在鋼琴跟前，華爾小姐坐下來給我們彈琴。我們也就唱起歌來了。我們唱了很多歌，「我們在年輕的時候」啦，「馬琪」啦，「銀絲纏住黃金」啦，「我為琴妮的淡棕色頭髮而哭泣」啦，等等等等。我們唱的都很好，只是賴羅唱的太高了，我想唱得蓋過他，使他的聲音不至於那樣不中聽。

「唱的很好，」我們唱完了的時候，華爾小姐說。「不過，我想最好把聲音再唱的柔和一些。你們應該記住，她們都是非常脆弱的老婦人，我們必須輕輕地唱。」

於是，她說會開好了，我們就可以回家去，她叮囑我們不要忘記做善事，還要我們不要忘記帶錢來，不要忘記星期二散學之後，我們趁電車到老婦人那裏

去唱歌。

不久我回到家裏了，我把要到老婦人那裏去唱歌的事告訴了母親。她正在縫衣機上縫東西。

「那很好，」她說。

「你不要聽我唱那些我們要唱的歌？」我問母親。

「不，現在我沒有空聽。」她說。「現在我沒有空

我到後邊院子裏去。我坐在階沿上，正在看一本滑稽畫報，嘴裏在吃一塊餅。

「玖，你猜猜看，下星期我們學校裏有什麼事情？」我說。

「什麼啊？」他說。

「我們要到『老婦收容所』去，」我對他說。

「噢，」他說。他好像一點也不驚奇。他的嘴裏還是在嚼着什麼，望了我一下，就繼續看他的報。

「我們去給她們唱歌哩，」我說。「我現在要在這裏練習，假若你要學，你聽我唱好了。」

我就開始唱了，我唱了兩首歌，玖還是看他的報，一點也不來留心我，後來我停住了唱，休息了一會兒。

「現在我要唱『在一條溪水的下游』，」我說。但是，正在這時候，我拿了報紙站起來，跑到前邊院子裏去了。

「好，」我對他說。「你不來聽我唱歌。」我於是放大了喉嚨，唱個痛快，然後再去找善事做。

在星期二之前，我隨時有機會練習唱歌。我試着想把我的聲音唱的跟華爾小姐說的那樣柔和一些，但是很難找到幾個人來聽我練習。每個人好像都是很忙。我吃好晚飯，到書房間去彈鋼琴，練習唱歌，父親先來禁止我，說我擾亂了他的心，我把理由說給他聽了之後，他說了一聲「噢」，就到別處去了。我每次請母親來聽我唱歌，母親總說現在沒有空，我每次都是逃走了的。但是我總盡力練去，星期二終於來了，到了兩點三十分鐘，我們在華爾小姐的房裏會齊。

我們把錢交給華爾小姐，她去買了一盆天竺葵來。「我猜她們得了這盆花，一定很高興，華爾小姐，是不是啊？」柏雪望着那盆天竺葵說。

「她們當然很高興，」華爾小姐說。
在去趁車的路上，我們看見別的四年級同學正在

走廊上院子裏玩着。

「我猜他們現在就高興加入這個會了，是不是啊，華爾小姐？」賴羅問道。「現在我們真有趣，我猜他們也願意去了。」

「是的，但是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是去給別人快樂，不是給自己快樂的，」華爾小姐說。

「我知道，」賴羅說。我們走過那些同學旁邊的時候，華爾小姐望也沒有望他們，賴羅卻覺得很難為情。

在電車上，我坐在華爾小姐的旁邊。我很想找出許多話來跟她說說，但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在老師身邊坐過，所以一句話也想不出來。我只是望着窗子外面。我很想車子裏人擠一些，我可以站起來讓給人家坐，但是車子裏的人並不擠，而且沒有多久，我們就要下車了。我們已經到「老婦收容所」的門前了。

那是一幢很大的磚砌的建築物，建築在一座小山上面，有一條很長的路，通到街上。門上寫着「天國的歇腳處」這幾個字樣。我們到了門口，華爾小姐就按門鈴，接着她轉過身來，張開了嘴笑嘻嘻地望了我們一遍。

門開了，一個神經病似的女人站在那裏。「你們

都好，請進來吧，」她不住地說着，開着門讓我們在客廳裏站着。我們互相挨緊了，等待將要發生的事兒。

「我是公園街學校的馬雪蘭·華爾，高特文夫人，」華爾小姐說。「這些男女同學都是我們好公民會的會員，我在電話裏已經告訴過您了。」

「感謝他們的好心兒，」高特文夫人和善地望了我們一遍說。

「這裏有一盆花，是他們出錢買來的，」華爾小姐說，就把那盆天竺葵交給了她。「隨您放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大家享受到就是了。」

「對啦，對得很，」高特文夫人說。「到這邊來吧。這裏是我們集會的地方。我要把那盆花放在這裏的桌子上。」

我們跟她走到一間大房間裏去。有一個老婦人坐在那裏讀雜誌。我們進去的時候，她驚異地望着我們。

「這是史密且夫人，是我們的一位客人，」高特文夫人說。「史密且夫人，這些就是我對你說過的那些小朋友，還記得嗎？他們是來給我們唱歌的。他們又送了一盆很好的花給我們。你看那花好嗎？現在我

要到樓上去，告訴她們你們來了，請原諒我。你們隨便坐坐吧。」

華爾小姐跑到史密且夫人坐的那地方，就在椅子上坐下了。我們也在沙發上坐下了。史密且夫人老是指着華爾小姐跟我們。她沒有說什麼。後來她站起來了，踱過去望着那盆天竺葵。華爾小姐對史密且夫人滿臉堆着笑容。

「孩子們想你們會要一盆花，」她說。「他們就捐錢買了這盆來。」

史密且夫人踱回去又坐下了。「我一向不要沒有用的天竺葵，」她說。

我們望着華爾小姐，看她說什麼。驟然間她有點兒着慌了。後來她笑嘻嘻地對史密且夫人說：

「有許多人是很喜歡這花的，這是一種很有趣的花。」

「天竺葵幾乎是沒有花的，」史密且夫人說。她又望了我們一眼，然後又讀她的雜誌。

華爾小姐張大了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但是，正在這時候，我們聽見有腳步聲走下樓梯來，那是高特文夫人跟五六個老婦人。她們的頭髮都白了，穿着一色的黑衣服。在她們走進房裏來的時候，華爾小姐

一跳，站了起來，叫我們也站起來，讓坐位給那些老婦人坐。我們就站起來了，但是那些老婦人卻走到另外一邊去，在別的椅子上坐下了。

高特文夫人好像有點兒慌亂的樣子。「我想其餘的人，停一會兒就要下來了，」她說。「我對她們說過，在樓下客廳裏有一個盛會，有幾個人說，等一會兒她們就下來。但是，現在你們就開始吧，說不定她們一高興就下來了。」

「噢，我想——」華爾小姐剛要說話，高特文夫人卻低聲地對她說，「有時候她們是很任性的，在她們發脾氣的時候，最好是讓她們去，不理會她們。直到脾氣發過了之後。」

「我知道，」華爾小姐小聲地說。「你說的全不錯。」

於是華爾小姐笑嘻嘻地跟那些老婦人說，我們是好公民會的會員，我們是來慰問她們的。她又跟她們說到那盆天竺葵，她們都望望那盆天竺葵，但是她們都好像不大留意的樣子。

「現在你們喜歡我們給你們唱歌嗎？」她問她們。「我們想唱幾首過去流行的歌詞。你們也許可以聽得懂些。」

那些老婦人看看她。起初的片刻，她們沒有說什麼話。

「我們什麼都聽見過了，」過了一些時候，她們中間有一個人說。她是一個面孔紅潤的，有些肥胖的婦人。「我們也聽見過最好聽的歌曲了。」她拿起一張放在她椅子旁邊的報紙扇着。「每個星期日維廉斯先生帶了他的四絃琴來奏給我們聽，我們在無線電收音機裏，也聽見過很好的歌曲。」

「是啊，波萊夫人，但是這些小朋友來給我們唱歌，我想一定是很好的，」高特文夫人趕快說。「他們是趁車來的，我想他們是很好玩的。我們都很敬佩。」

「有幾個學校常帶給我們大批水果，」一個老婦人說。她是個身材短小，說起話來聲音尖銳的婦人。「他們送我們滿滿一籃子的葡萄。」

「是啊，但是，那是一個學校全體送的。」高特文夫人說。

「我們在無線電收音機裏聽見過很好的歌曲，」那個胖老婦人又說了一遍。其餘的老婦人沒有說什麼話。她們只是坐着等我們唱歌，好像要聽我們不是能夠唱的很好。

「最先我們要唱一首諸位都喜歡聽的歌，那首歌叫做『聽，聽，那雲雀』，」華爾小姐說。她的臉有點兒發紅，看去也有點兒興奮。她坐了下來，在鋼琴上按了幾下，我們就唱起來了。那些老婦人坐在那裏聽着，不住地注視着我們，只有史密且夫人仍舊在看她的雜誌。我們唱完了，她們並沒有拍手。

「現在你們喜歡聽什麼？」華爾小姐坐在攪子上，笑嘻嘻地轉過身子去問她們。「你們有沒有特別要聽的歌？」

片刻間，誰也沒有說什麼話。後來那個胖婦人說，「不要管我們吧。你們歡喜唱什麼就唱什麼好了。我們無論什麼歌曲都聽見過了。」

華爾小姐對那胖婦人看了好一會。她就彈起「我親愛的尼萊·格萊」來，我們就跟着唱起來了。我們又唱了三四首歌，每唱完了一首歌，高特文夫人一定說，「噢，好的很。」但是那些老婦人並沒有拍手，也不說喜歡不喜歡，而且連我們唱不唱，她們也不關心。我有點兒氣惱，我想她們是不喜歡我們的。我幾乎後悔為什麼不退出這個會，後悔為什麼在這裏做一個好公民，而不在家裏玩。

我們唱了五首歌之後，高特文夫人點起了脚尖走

到華爾小姐那邊去，在她耳朵邊說了一些話。我可以聽見說的是什麼話。她說那些老婦人不安靜起來了，因為現在已到了無線電播音的時候了，假若我們不見氣，我們可以下次再來唱。

「當然。」華爾小姐跳了起來，張大了嘴，對高特文夫人說。「來啊，孩子們，」她對我們說。

「我們得了不少快樂，」高特文夫人高聲地說，並且拍拍我們的頭。「我們覺得非常歡喜，夫人們，是不是啊？這麼甜蜜的小聲音啊！」

但是那些老婦人正在瞧着我們，好像她們還要我們唱下去似的。

「真的很，」隔了一會兒，那個尖喉嚨的老婦人說。

「無論怎麼樣，你們要記着他們是小孩子啊，」另外一個老婦人說。

高特文夫人帶我們到門口。「再來啊，」我們將要出門的時候，她對我們說。「隨時都來玩啊。只要你們先來通知我一聲。我們好佈置一下，這你們都有數的。」

「是的，」華爾小姐說。「我懂得。」

我們走下階沿去的時候，高特文夫人露着笑容，

不斷地向我們揮手。「再會，再會，」她喊着。

我們站在馬路的轉角上等電車。

「我們唱的怎麼樣，華爾小姐？」賴羅問她。

「你以為我們唱的好嗎？」

「唱的好，真唱的好，」華爾小姐說。

「我們什麼時候再去唱？」埃迪蘭特問。

「我不曉得，」華爾小姐說。

「我想我們把她們弄高興了，你們以為是嗎？」

柏雪說。「我說以後別的同學也高興來了。」

但是我沒有說什麼話。我只是在想，怎樣把我出的錢收回來。我並沒有想到這是可笑的。現在我只想不要做一個好公民。我厭倦了，我疲乏了，要做一個好公民，是太難了。

所以第二個星期，我沒有做一件善事，而且我也不想對人客氣了。我在沒有事的時候，就老是玩兒。到了那天，好公民要開會的時候，華爾小姐問我們誰願意參加，除了賴羅，柏雪跟埃迪蘭特舉起手來之外，就沒有別的人了。我也沒有舉起手來。

「海倫，你為什麼不參加了？」華爾小姐問，好像有點兒可憐的樣子。「你是不是想拆散我們嗎？我想我是信任你的啊？」

「散學之後，我就要回家去，」我說。「我不能再在演裏開會。」

「好，假若你覺得要這樣，就這樣好了，」華爾小姐說。看樣子她好像要哭了。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對她不起。

那次開會後的一星期裏，柏雪因為星期五要去上梵啞鈴課，也不能參加了，埃迪蘭特不高興只跟一個男孩子就在一起，因此所有的好公民，只乘下賴羅一個人了。
(完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湯姆莎耶

月 琪譯
三元四角

馬克吐溫是一個頂有趣的人。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國都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本書寫的是一個美國孩子的生活。這孩子名字叫「湯姆莎耶」，他聰明，活潑，頑皮，可是天性善良，有着豐富的同情心。馬克吐溫對於美國兒童有很深的了解，這本書更能從一個美國孩子來擴大的了解全人類的人性。所以，這本書不但少年們應當去讀他，成人們也該一讀。



回家

——兄妹歷險記之十

楊幼·雄拉里著
黃譯述

〔以前的情節〕 愛諾托夫教授發明了一種神奇的藥水，動物喝了，身體會縮得非常之小。卡里克跟華莉亞兄妹倆偷喝了，變成跳蚤一般大小。他們騎了蜻蜓飛上天空，又掉在湖裏給蜘蛛逮住了。後來他們逃出了蜘蛛窩，看到許多白瑞香的果實，他們想採來充飢。誰知一嗅到那果實的香味，他們就昏了過去，掉在急瀾裏。愛諾托夫想找他們，也喝了藥水把身體縮小。經歷了許多困難，終於看到兄妹倆在小河的灣裏飄浮着，於是把他們救醒了。愛諾托夫教孩子們喝好蟲分泌的奶汁來充飢。在回家的途中，他們參加了螞蟻們的戰爭，幾乎被螞蟻殺死。最後，愛諾托夫引孩子們騎上了一隻花蜂傳骨……

三個小世界的旅行者騎在花蜂背上，只見地面在向後奔馳。

「抓緊！」愛諾托夫叫着；可是孩子們聽不見。孩子們只聽得噓噓的風聲，和花蜂翅膀振動的聲音。

花蜂飛得很高，忽然牠覺得背上有點累贅，就用六隻腳拂拭着自己的胸部腹部，並且用力的左右擺

動，一忽兒往下衝，一忽兒急向上飛，總擺脫不了這沈重的負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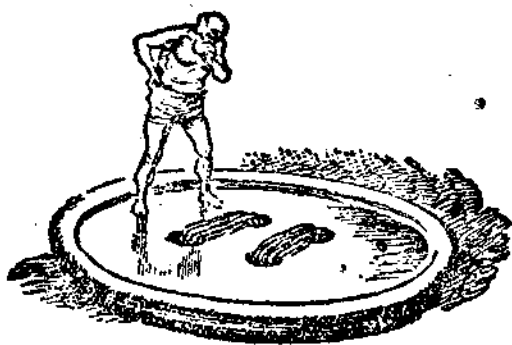
華莉亞心跳得利害，把眼睛閉緊了。愛諾托夫看着很擔心，心裏在叫：「華莉亞！切莫鬆手呀！」

花蜂劇烈地撲着翅膀，箭一般地降落下去，風噓聲尖厲得可怕。

開明少年

地面很快的接近來。愛諾托夫和孩子們都把身子縮成一團，生怕着地的時候會撞在石塊上面。花蜂卻一連轉了幾個圈兒，把牠背上的三個乘客都摔脫了，落在地面上。

下面好像是一片草原，愛諾托夫一連打好了幾個滾，滾到一塊很大的扁平的圓石塊旁邊，他立刻用手一揮，站了起來。這石塊四周有隆起的邊緣，愛諾托夫仔細察看了一周：



「噢，好奇怪，這是什麼？……那邊又是同樣的一塊圓石塊……還有，三塊，四塊……」他爬上圓石，看看周圍的地面也很奇怪，像一個棋盤一樣，有着縱的橫的青色的大路，其餘的地面都黑得發出閃光來。突然，愛諾托夫想起來了，他拍拍額角，叫了出來：

「喔！是鈕扣，我現在站立在鈕扣上。這

棋盤一般的地面，……喂，」先生坐了下來，對兩個孩子說，「我們快要到家了。我們現在正落在我的上裝上。」

「那末木箱在哪裏呢，那個盛着放大藥的木箱？」華莉亞失神似的叫。

愛諾托夫趕忙站了起來，點起脚尖向四周望，可是看不到信號標竿。

「奇怪！」先生聳聳肩膀，再細細一看，附近的地面上倒着一根巨大的柱子，遠遠地直伸向西方。森林般的草叢，給壓得分成了兩邊。

「喔，原來倒在這兒，」愛諾托夫說。

「是誰推倒的？」孩子們齊聲問。

「不打緊，木箱一定就在附近，我們且找一下看。」愛諾托夫走在上裝的摺縫處，邊過鈕扣，沿着縫線直向前跑。兩個孩子跟在後面。

「在那邊！」愛諾托夫指着一處草叢說。草叢中露出一所黃色建築物的一角。

「好！」兩個孩子快樂的叫起來，互相牽着手就往那邊跑，愛諾托夫喘着氣，跟着他們。

「好了，到了……」愛諾托夫興奮地拍着手。

「我們辛苦的旅行總算快結束了。要不是乘在花蜂身

上，步行回來，不知哪天才得到哩！也不知還有多少困難哩！所以做事必須要勇敢。孩子們，我們吃了藥，立刻就可以放大成爲原來的人了。我們已經站在『大世界』的入口了。我們在這『小世界』只遊歷了一個很小的角落，在那本『自然』的大書裏，只不過五六行而已。可是以後再要到這『小世界』來，我們不必再吃那種藥水了，我們不是有顯微鏡嗎？」

三個人說話間已經走到木箱旁邊。愛諾托夫從一個圓洞向箱裏面探望了一下，拍着手快樂地說：

「好！一點也沒有異樣。你們快鑽進去，盛着放大藥的匣子在木箱右邊的角落裏。快，進去！」

卡里克第一個鑽進木箱去，華莉亞也很快地跟進去了。愛諾托夫正想也往木箱裏鑽，突然飛來了一隻小蛾，停留在箱子邊上，撲着光輝的黃褐色的翅膀。

「是小蛾！」愛諾托夫自言自語的說。他像獵人看到了珍禽奇獸一樣，整個身子緊張起來。蛾卻沒有注意到他。他縱身一跳，抓住了蛾的翅膀。蛾死勁的想擺脫，可是他抓得很緊，兩個就在地上打滾。蛾用腳猛力的推開愛諾托夫，可是他仍舊死不放手。他只記得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標本盒裏，還沒有這一種黃褐色翅膀的小蛾。他抓緊了蛾自言自語的說：「你

跑不掉了，安定點兒吧；乖乖……」

正在愛諾托夫跟蛾爭鬥的時候，卡里克和華莉亞已經在木箱裏找到了那盛藥粉的盒子了。

「這不是嗎？快！」卡里克爬上盒子去。

華莉亞也爬了上去。兄妹倆並排坐下，用力扯剝盒子外面包着的紙。

「我們馬上可以放大了！」卡里克高興的說。

「不等先生來嗎？」華莉亞問。

「不必等。我們比先生先放大。我們已經放大了，先生還很小很小，不是很有趣嗎？」

「這倒很有趣！」華莉亞說着，早把手伸進盒子裏，抓了一滿把閃閃發光的白色粉末出來。她正想把藥粉塞進嘴去，突然又停住了：

「該吃多少呢？」

「我想多吃些也不妨。」

「假使吃得太多，放得太大了，那怎麼好呢？」

「不打緊，要是放得太大了，再喝點藥水縮小不是就成了嗎？我先吃給你看。」卡里克握了一把就往嘴裏送。

華莉亞也趕忙吞了一把，說：「這藥粉味兒比不上那藥水。」

「就太酸了點兒，還不快跑出去！」卡里克說。

「幹什麼？」華莉亞問。

「得兒太狹了，我們不是立刻要放大了嗎？」卡里克話還沒有說完，頭已經碰到了箱頂。只聽得嘩啦一聲，木條箱破了。

強烈的日光，眩得卡里克一時睜不開眼睛來。等了好一會兒，才看到華莉亞正站在他面前，跟方才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四周的景物全變了。綠色的叢林成爲綠茸的草叢，上面橫着一枝細竹竿，那一端繫着一方紅手帕。空中有很小的昆蟲在飛舞。

「現在我們不必再怕小蟲兒們了，」華莉亞得意地說。

「別忙高興，快找一下看，盛藥粉的小盒在哪兒？」

兄妹倆低下頭來向腳邊的碎木片堆裏尋找。只見包着小盒的紙全鬆開了，一陣風吹過，颺起一陣白色的粉末。

「哎喲，這是放大藥呀！」卡里克驚叫起來，伸手想抓住那一陣白粉，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怎麼好呢？」華莉亞擔憂的說：「先生還沒有放大哩！」

「不要亂動，當心把先生踩死了！」卡里克叫。兩個孩子輕輕地彎下身子來，用手指像梳頭髮一樣，輕輕地撥開草來，可是找不着。

「我想，我們只要叫一聲，先生一定會聽見了跑出來的，」華莉亞說。

「對！」卡里克在破木條中揀出了一塊光滑的木板，平平穩穩的放在草上，用細小而清晰的聲音叫：

「先生！請到這板上來，」他手指彈着木板。隔了好幾分鐘，孩子們看到一個小蟲一般的東西爬上木板來了。

「先生！」華莉亞壓低了喉嚨叫。

「當心！」卡里克說。「你鼻息像火車頭一樣，先生不要給你吹跑嗎？」

兄妹倆低下頭來，眯着眼睛，看木板上跑着的先生。

「先生！」卡里克按住了嘴叫。

「哥哥，難道我們以前也這樣大嗎？」

「還小些哩，不要亂說，你聽到什麼嗎？」

木板上發出一個很細小的聲音。兄妹倆把耳朵貼

近木板。

「說些什麼呀？」卡里克問。

「聽不清楚！」華莉亞說。

愛諾托夫忽然走下木板，鑽進草叢去了。兄妹倆正詫異非常的時候，愛諾托夫又走出草叢來，一手還拉着一隻黃褐色的蛾。他想把蛾拖上木板。蛾死命的掙脫。

「快救救先生呀！蛾把先生拖住了呢！」華莉亞叫。

細小的先生雙腳跳着，像在發怒。華莉亞伸手把蛾抓住了，用勁一拋，不知丟到哪兒去了。她再看木板上，先生正雙腳跳着，舉起了兩手，似乎在叫。

「先生，那壞傢伙給我弄死了！」華莉亞說。

「不要作聲，細聽先生在說什麼！」卡里克說。

兄妹倆把耳朵湊近先生，卡里克聽得個細小的聲音在叫：「這是網衣蛾呀！我要做標本的。」

華莉亞還沒有聽清楚，「是說放大藥嗎？給風吹跑了！」

「沒關係！」先生說：「我研究室裏還有一公分在，把我帶回去就行了。你們給我去找那隻蛾！無論如何要給我找到。」

於是華莉亞蹲着身子在草堆裏尋找，很運氣，果然找到了那隻半死不活的小蛾。

「是這個嗎？」華莉亞問。

「正是，你好好地拿着，不要把牠的翅膀給弄壞了。現在帶着我回去吧！」

卡里克摘了一片車前草的葉子，捲成一個漏斗，把這偉大的生物學者愛諾托夫先生從木板上捧起來，放在裏面。

「好了！」卡里克跟他妹子說：「我們回去吧！你當心着標本！」

「且慢，我們精赤着身子，怎麼回去呢？」華莉亞躊躇起來。



「那邊不是有先生的衣服在嗎？」

華莉亞趕忙跑過去，檢起先生的上衣就套在身上。先生的上衣太長了，一直蓋過了華莉亞的膝蓋。

卡里克看了大笑起來。

「像個開路神了！」卡里克把先生的褲子穿上了，一直套到頸項前。

「好了，我們回去吧。我們的村子不是在那個方向嗎？」

卡里克和華莉亞用盡氣力向村子裏跑。天色已經晚了，他們一路上也沒有遇見什麼人。人家，小橋，庭園，都在他們旁邊一幌就過去了。不一會兒，已經來到自家的門口。

「先生沒有丟失嗎？」華莉亞喘息了一回說。

卡里克把藁子包托在手掌上，輕輕地拉開一條縫，看了一眼：「很好，先生很端正的坐着。」

「晚飯好像已經吃過了罷！」華莉亞看着窗子裏淡黃色的燈光說。

「我們快進去，也許還趕得上。」

「哥哥，我怕……媽媽要罵我們。」

「怕什麼，媽媽總不比蜘蛛可怕吧！」卡里克按

了一下電鈴。一陣脚步響，門拉開了，母親站在他們前面。

「啊呀！你們兩個！」媽媽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快讓我抱抱。」媽媽的眼淚也掉下來了，張開兩臂，把兄妹倆緊緊抱住。

「媽媽，小心點！」卡里克掙脫了母親，「你要把先生擠死了！」

「你說什麼？」媽媽哭起來了。

「媽媽不要哭，」卡里克正經地說，「先給我一隻小杯子。」

「杯子？」

「是呀，讓我把先生安置好了。我怕會把先生丟失呢！」

母親完全不明白是什麼事，詫異的說：「你們病了嗎？」

「快給我杯子，先生一丟失，那就找一年也找不着了。」

母親莫名其妙，只得進廚房裏去拿了個玻璃杯出來。眼淚汪汪地遞給了卡里克。卡里克把車前草包的包小心地打開來，放在玻璃杯口上，細聲說：

「先生，請你到水晶宮裏去暫時坐一下吧！」

只見一個小毛蟲一樣的東西，從葉片上蠕蠕地動着，走進玻璃杯去了。

「先生，你覺得怎樣！」卡里克把耳朵湊近玻璃杯口上，細細地聽了一會，又說，「等會兒我給您墊一方乾淨的手帕做褥子，請您安心休息吧！」



「我明白了！」媽媽含着眼淚，微笑地說，「這

是個新鮮的玩意兒。可是這毛蟲一般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毛蟲！」卡里克大聲說，「把這偉大的學者叫做毛蟲，真太不恭敬了。」

「什麼，學者？」媽媽苦笑着說。

「是的，」華莉亞說，「是先生。」

「是這樣嗎？讓我仔細看一看。」母親低了頭仔細地看了一會，不禁叫了起來：「噢，是個人？」

「是呀，」卡里克說，「是我們的先生，愛諾托夫教授。他發明了一種縮小藥水。我們喝了，縮得比

他還小。後來我們吃了放大藥粉，又變成原來這麼大了。可是先生正待要吃藥粉的時候，藥粉給風吹跑了。幸而他研究室裏面還留得有一點兒。我們立刻要把先生送回去。」

「喔，原來如此！」聽了卡里克這一番話，媽媽才明白了，「可是先生的家已經給警察封閉了。要到明天才能回去了。你告訴先生一聲。」

卡里克湊近玻璃杯的口上，把媽媽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耳朵湊近去，細細聽了一會兒，說：

「先生說，玻璃杯裏很舒服，沒有關係的。先生教我旅行的經過對媽媽說一遍，媽媽，你坐下來聽我說吧！」

卡里克咳了一聲，就開始講了，他們怎麼樣騎了蜻蜓飛上天空，又怎麼樣掉在水裏給蜘蛛逮住了。又怎樣地逃出蜘蛛窩，又怎樣地遇見了先生……華莉亞不時插嘴，補充卡里克所講漏的地方。母親眼睛睜大了，靜靜聽着，講到緊張的時候，媽媽屏住了呼吸，講到有趣的時候，媽媽也笑了起來。

「唉唉，可憐的孩子！」媽媽慈祥地說，「祖母回來聽到了，不知要怎樣傷心呢！現在我給你們弄點什麼來吃吃吧，你們愛吃什麼！」

「我們什麼都吃，媽！」華莉亞說，「我們什麼都吃過了……」

媽媽走進廚房去了。兄妹倆趕忙去洗了個澡，換上了自己的衣服。等他們回到餐室來的時候，桌子上已經擺滿了食物：麵包，火腿，醃肉，冷盆，菜羹，……媽媽手裏還拿着個黑色的瓶子。

「噯，你們喝一點兒葡萄酒嗎？」母親問。

「好吧，可是還有先生在呢！」卡里克小心地把那隻玻璃杯端到餐桌上。大家坐了下來。華莉亞先撕了一小片醃肉丟進玻璃杯去。

「先生，請用一點，」華莉亞說。

「還有麵包！」卡里克丟了一小片麵包給先生。

玻璃杯裏發出一陣很輕微的咀嚼的聲音。

「還有葡萄酒呢？」媽媽問，「也得請先生嘗一點兒。」

「好，」卡里克用湯匙在酒杯裏舀了很小的一滴，滴進那玻璃杯去。

於是大家開始大嚼了——卡里克，華莉亞，和坐在玻璃杯裏的先生。

第二天，愛諾托夫教授跟往日一樣的坐在他研究

室的寫字桌前。十幾個新聞記者圍住了他，給他攝影，請他敘述這回冒險旅行的經過。

沒有隔幾天，這消息就傳遍全國了，愛諾托夫教授的照片也在各報紙上刊了出來。起先大家互相傳說：愛諾托夫教授完成了把大象變做蒼蠅的工作。忽而大家又說：愛諾托夫教授也能把蒼蠅變做大象。關於蒼蠅變做大象的事，作者卻沒有知道，因此也說不出什麼來。因為本文的作者，只是把親眼所看到的事物，描述了出來而已。

没人要的良心（上接三十二頁）

鐘 快丟了他……

（太太把「良心」從窗口拋出去，幕下）

少年劇場場主（從布幕後走出來，向臺下一鞠躬）

戲還沒有完，「良心」就像這樣給這個扔過來那個拋過去的，愈弄愈不成樣子了。可是我相信，在可敬的少年朋友們中間，「良心」一定會找到他最後的歸宿。

文徵念紀年週

我 所 熟 悉 的 一 個 人

應徵者：耿烈·卞正·連景明·左維巨·戴瑞鴻

母 親

耿 烈

我從小就不愛母親，因為不愛看她那黃瘦的臉。她的臉全被憂鬱凍結了，雙眉深鎖着，凹陷的眼眶裏常含着淚水。聽別人說，父親在世的時候，母親的臉也會經有過風采，也有過喜悅的笑意。可是這種說法總不能改變我對於母親的不快。

在我的記憶裏，對於父親的死差不多沒有一點兒印象了。別人告訴我：父親是師範畢業生，曾教過兩年書，做過兩年別的事。那時候，我們這個有着十幾畝田的小家庭，也會過過一些比較寬裕的日子。這些，我也全記不起了。

父親死後，留下母親和姐姐，弟弟，我，三個孩子。維持一家人生活的重擔自然落在母親肩上。因為雇不起長工，十幾畝薄田須得自己耕種。母親是纏了腳的，拿不起粗活路。到了農忙季節，母親成天邁着小腳在街上找短工，偏偏又時常找不着。有一天，她回來坐在院子裏，看了看我兄弟倆，長嘆了一聲，淚珠就潛潛地滴下來，鼻涕遮住了她那顫動着的上嘴唇。我看了這樣子很是惹厭，就一口氣跑到外面去享受我的自由了，誰管得了她常常不吃飯，常常說有病呢？

不耕種就得餓飯，母親就不得不硬着頭皮到娘家去找我的表哥們來幫忙。她料到表哥們並不樂意盡這份義務的，只得向舅父求告。舅父只有母親一個妹妹，因此就命令表哥們來幫我們做活路。於是母親陪着小心，買煙，燒茶，做菜，做點心，款待他們，全不敢擺出一點兒姑母的架子。

我的三嬸是個黑大個子，說起話來聲音又響亮。父親死後，我就覺得她的氣餒愈來愈高張了。她是有錢人家的獨生女，器量小得連一個小錢也不肯放鬆的，跟我母親

的性情差得太遠。她纏兩個時常不知爲了什麼爭吵起來，吵到末了，那幽長的胡同裏只聽得三姨一個人的叫罵聲，母親只坐在地上抽泣。有時候沈不住氣，就避到別人家裏去。三姨子卻不肯放鬆，手裏拿着活計緊跟在後面；要是找不着，便在街上蹣腳吼叫。我看到三姨這樣子老覺得害怕，趕快跑到母親跟前抱住她的腿。她的眼淚滴在我的頭上，身上。

母親在對人訴苦的時候，並不怨哪一個，她只是怨天。她相信命是天定的，是天給她的這許多磨折。四年前，天又給了她最大的磨折。並且不只她一個，天還把最大的磨折給了我們全家，我們全村。

那年，先是天旱，莊稼乾得引一個火就會整片田燒起來。跟着又漲大水，平地上都可以行船了。路旁邊沒有一寸草，到處躺着餓斃的屍屍。母親掛着眼淚到東鄰西舍去求人幫助，可是鄰居們也只吃着糝糠，沒有一顆糧食了。最後，我們的肚子餓得發燒了。母親安靜地坐在坑沿上，沒氣力的指了我們一下說：「咱們……快……餓死了……」她眼淚聯成一線直往下掉。姐姐把所有的食物端了上來——是幾個樹葉磨了粉做成的窩窩頭。母親連眼皮也沒有抬。我可着急得幾乎眼睛裏長出手來，想伸手去拿。姐姐連忙白了

我一眼，意思教我等母親先吃。可是母親說她不想吃什麼，教我們先充飢。

舅父知道我們家斷糧了，就派大表哥來探望我們。大表哥坐在母親的坑前，想要說什麼，可是看看母親，又把話咽了回去。兩個人默默相對了好一會，大表哥才說：「目前田實不掉，只有借債。」母親也點了點頭，到了這地步只要能止餓，什麼法子都只得使了。第二天，大表哥背了一斗粗糧來，利息是兩個月後還三斗麥子。我們趕忙煮了一鍋稀粥，全家人喝了一飽。到了第二年，麥子倒還有點兒收成，可是物價飛漲，地價反而低落。我們的家產抵不住重債。母親昏倒在坑上了，臉變成了蠟黃色。母親的病根就此種上了。

此後，母親沒有下坑來，她每天很勉強的照例要叮囑我們幾句話。她教我們要有志氣，不然在這冷酷的世界上就活不了，最後總說：「我也享不着你們的福了……」

三年前的八月二十二傍晚，母親病重了。她臉變成了土灰色，凹陷的眼一開一闔的，好像想跟我們說什麼話，只聽到「你們……」大概仍舊是天天說的那幾句。接着母親喘了一陣，就與我們長辭了。我看

到母親閉着的眼又睜開來，還含着眼淚。我的心像炸裂了，這時候，我才深切地了解了我的母親。

二 哥 卞 正

二哥是一家報社中的校對，因為這報社專門歌頌某一個機關，所以銷路少得可憐，全靠機關的津貼勉強支持。在這種情形下，二哥的待遇自然是非常少的。而那報社的社長卻另外兼着職務，常拿許多份外的工作讓職員們成天成夜拚着命幹，把人當作一架機器，除了吃飯睡覺，就儘教他們伏在桌上工作。職員們沒有充分的休息，什麼三八制在他們看來簡直是一個迷夢。二哥身體本來就不很健康，在這繁重的工作下面，便染上了肺病，大口大口的吐起血來。然而有什麼辦法呢？爲了一家人要餓飯，他便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性命。可是後來，二哥給辭退了，在他廉價地賣去了自己可寶貴的健康身體之後，他給辭退了。

那天，二哥回家來，舉着社長的口氣說：「什麼？你們這批校對想和資料室的先生們平等嗎？別裝混蛋，有點兒湯喝喝，就是最高待遇了，還盼着吃資料室先生們的伙食，怠工就是搗蛋，滾你們的吧！叫你們連水都喝不成，今天全給我捲鋪蓋……」

我心中立刻充滿了憤怒，爲什麼窮人就應該給人家當奴隸呢？世界真是這樣不公平嗎？

二哥失業後，全家都像進了冰窖一樣，沒有錢，沒有吃的。我和二哥一天又一天地在街上逡巡，想尋一個職業，然而誰肯收留一個病人和一個孩子呢？後來好容易有一家鋪子的掌櫃看着可憐，把我叫去當學徒。母親也到一家富戶去當女傭了，全家生活暫時有了着落。二哥心頭雖稍稍開朗一點，只是病還不見好。有一天我正在鋪子裏掃地，忽然接到一封二哥的信，這突兀的事，使我全身起了顫抖，懷着猶疑的心情，我把它拆開來：

「卞正：

我知道自己的肺病，也知道自己的環境，你想吧，誰肯叫我去當一個學徒呢？我花着你和母親挨着打罵掙來的錢，眼看着你們的身體因過度的工作而衰弱下去，心裏實在不忍。我應該離開你們，去找我所適宜的工作。你不要以爲我是去自殺。你不要把二哥看成一個沒有勇氣的人。我一定會自己奮鬥出一條路來。你只對母親說我上一個同學那裏去了，我懇求你，千萬千萬。 二哥哥」

我從心頭透出嗚咽來，二哥離我們去了，去到一

個不知名的遙遠的所在。他現在做着什麼呢？我相信二哥絕不會騙我的，他一定會找到他自己的路。

母 親

連景明

母親生長在一個小康的家庭裏。傳統的束縛使她沒有權利跨進學校的大門。她小時候只在姊妹羣中學習些女工，各種針線都做得很好。十九歲那年，母親到我們家來了。那時候，我父親收入很少，不特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祖母很早就守寡了，對父親一味溺愛，對母親卻很刻薄。母親一面安慰父親，一面迎合祖母的脾氣，忍氣吞聲地才將這經濟拮据的家庭支持下來。

自從大姐生下來後，母親的身體就漸漸衰弱了。她時常發胃病。我小時候又非常淘氣。有一回，我看到鄰居人家的孩子在吃冰淇淋，就纏着母親，硬吵着要買來吃。母親無論如何不肯買。我於是大哭大嚷，滿地打着滾。母親才輕輕的打了我一下；可是她自己卻流下淚來了。她說：「明兒，你想想父親，他整天在太陽下面奔走……」我這時候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孩子們是不能全有着同樣的享受的。

我父親識字不多，只在私塾裏念完了三字經就開

始學生意了。他以爲，讀書不是窮人們的事，窮人們讀不起書，所以不大贊成我進學校。母親雖是文盲，卻不跟父親一樣主張。她常對我說：「沒有念書的人就是亮眼瞎子。」她寧可增加自己的辛苦，立意把我送進學校。每天放學回家，她老是督促着我念書。雖然她不識字，不知道我念的是什麼，只要看到我拿着書在念，她就安心了。

有一天，我半夜裏醒來，朦朧地看見母親還在黯淡的桐油燈下一針一針的縫着成衣鋪裏發來的衣服，我催她說：「媽，睡吧，不早了！」「不，」她說，「趕完了明天給你買鉛筆……」呵，偉大的母親，爲了自己的孩子，你就不計辛苦。你何嘗不知道，這一針一針縫着的，是別家孩子的新衣呢？

大概是由於過度的疲勞，一個冬天，母親害起病來了。她躺在牀上，兩個顫骨聳得高高的，臉黃得像薑一樣。窗外，風噓噓的在響，大姐伏在母親腳邊抽噎。母親拉住了我的手，乾枯的眼睛直望着我，斷續續的說：「明兒，你書還沒有念好，我死也不瞑目的。」謝謝天，母親總算挨過了那個冬天，身體就漸漸恢復健康了。

母親常對我說，她不希望我做銀行一類的工作，

因爲在中國沒有多少人能夠得到他們的好處。她說，只有對大衆有利益的事，做起來才有意思。因而在去年，我進了師範學校。我把母親的話永遠牢牢的記在心裏。

表妹

左羅臣

表妹臉圓圓的，梳着兩條辮子。她雖然不很胖，笑起來兩個小酒窩兒，咪咪的很是可愛。她年紀還只十一歲，可是無論做什麼事都很用心。在學校裏，老師時常誇獎她，同學們也都羨慕她。

有一回，她在勞作課上做一輛坦克車的模型。她嫌做得不像，就要姑父領她到附近的軍營裏去參觀真的坦克車，看了回來重又細心的做了一輛。老師看了詫異的問她說：「這不是你做的吧？」她說：「父親領我去看了真的坦克車，所以做得跟前一個不同了。」老師知道她一向很誠實，着實稱讚了她一番。

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到姑父家去玩，看到表妹正在和劉婆頑皮的鬧着。她幫劉婆洗衣服，兩隻小手忙着擦肥皂，搓，洗，最後她說洗好了，要劉婆給她晾。劉婆提起衣服一看，立刻慌張起來；說道：「小姐你看，謝謝你洗的好衣服。」原來她把一件青的衣

服跟一件白的衣服放在一起洗了，因而白的上面也染上了青色。表妹看到這樣，把頭低了下來，好像受到老師的責問一樣。

有一天，表妹上街去買練習簿。她看到一個老人，左手提着籃子，右手扶着拐杖，由一個孩子牽引着，在街上討飯。她看着他們可憐，就把買練習簿的錢全給了他們就回家了。姑父看她兩手空空的，忙問她爲什麼不買。她就把她所做的事告訴了姑父。姑父聽了很高興，說她做得對。

可是表妹有一點脾氣不大好，她每餐一定要吃雞蛋，只要桌上有什麼炒蛋，蒸蛋之類的菜，沒別的菜也可以。有一會，姑母忘記了給她買蛋，她就不肯吃午飯。姑母任怎麼勸她都不聽。最後姑父也發怒了，她執拗地飯也不吃，背上書包就上學去了。

今年春上，姑父的差事被調到宜昌去了，他不得不把家眷帶去，因而表妹也跟着去了。她後來寫信給我，告訴我旅途上的所見所聞。她說宜昌一帶給敵人蹂躪得十室九空。田園都荒蕪了，遍地是災民。她說了災民的慘况很是感動，因而把牛前無蛋不吃飯的習慣改掉了。我看了她的信真替她高興，並且祝她健康。

阿 丁

戴瑞鴻

三年前一個春天的早晨，我家的麻臉老媽子把她的兒子阿丁從鄉下帶了出來。阿丁是個身材矮小，相貌醜陋的孩子，年齡雖比我大一歲，但是我倒比他高出了一個頭。

那天下午，他端蓮子湯給我吃。他兩隻手捧住了碗，微微地發抖；兩隻眼盯住了我，好像我臉上有什麼希奇的東西似的。他輕輕說：「小少爺，吃點心吧！」

我從來沒有給人叫過小少爺，這稱呼又陌生，又刺耳，因而我老丈不高興的說：

「爲什麼要叫我『小少爺』，難道我沒名沒姓麼？」

「媽教我這樣叫的呀！」他不服氣似的申辯着。不知爲了什麼，我聽了愈加生氣了，把手一揮，一定不要吃那碗蓮子湯。他也着了慌，扯開腿就向外跑。

後來母親勸我不要生氣，阿丁的媽也拉着阿丁來向我陪不是。阿丁訥訥的一句話也說不出。我向他望望，他也向我望望。突然間，好像有一根繩子把我們兩個的心繫在一起了。我走上去拉住了他的手就往外

跑，只聽得後面母親在笑了，老媽子也在笑了。

自從那天起，阿丁跟我就像親兄弟一樣。每天我放學回家，他老是陪伴着我溫習功課。晚上，他就睡在我的房裏。他常給我講些鄉間的事，如稻是怎樣栽的，麥是怎樣長的，怎樣肥樹，怎樣捉蟋蟀，捉麻雀……我聽得像入了迷了，每晚上市聽不可。

有一回我問他，爲什麼他的名字叫「阿丁」。他說：「你不要笑話我，我在鄉下的時候，隔壁阿花阿明兄弟倆都上學去念書，他們常笑我『目不識丁』。我告訴了爸爸，教他把我的名字改成『阿丁』，那麼這『丁』字我總不會不認識了。」我聽了覺得好笑，可是又佩服他有志氣，於是我說：「那末，從明天起我教你念書好嗎？」他聽我這麼說，高興得向我跪了下來，我也興奮得什麼似的。那天晚上我躺在牀上，眼睛一閉，做小先生的情形，就像電影一樣的現在眼前。我看看阿丁，阿丁翻來覆去的也沒有睡着。

從第二天起，直到去年春天，我整整做了兩年的小先生，阿丁也着實聰明，兩年中已經學得跟我初一學生不相上下了。

去年春天，阿丁爲了他父親病重，跟了他媽回鄉去了。他動身的前晚，（下接第六六面）



災

澤 雷

杏花村裏的三四十戶人家，命運全寄託在一片土地上。即使豐收的年成，他們也從沒有過過快樂的日子，要是收成不好，那就更不用說了。今年夏天，一連兩個

多月沒下一點雨，走出林子一看，田裏就像大火燒過一樣，稻子全連根枯焦了。當初村子裏人也曾打夥到半里外的大河裏去挑水來灌溉，經不起附近各個村子一搶，大河立刻現了底。村子裏人求神祈禱，也落得個絕望。

癩子眼看這次旱災是沒法避免的了，就想帶了家裏人和鄰居們結伴到外鄉去逃荒。在外鄉雖然也不會有好日子過，但總比呆在村子裏等死要強些。可是他年老的母親不肯，她捨不得拋棄這經營了好幾代

的家園。她情願忍着餓，死守在村子裏。癩子不能單讓他母親留下來，只得在黑夜裏偷偷的提了籃子到山腳下去掘些草根回來，煮成一鍋泥漿一樣的湯，拿來把肚子灌飽。這方法不用宣佈，全村子人很快地效學起來了，草根不久就掘得一乾二淨，於是剝樹皮。只要能填飽肚子，什麼東西都可以塞進嘴裏去。可是有些樹皮會把人毒死，打魚的老張和賣瓦的老四就這麼死的；死後肚子脹得挺硬，好像塞滿了石塊。

有一天，一大羣逃荒的人衝進杏花村來，把村子上所有剩下的東西全都捲跑了。村子裏吶喊聲哭聲連成一片。這一來再不容留在村子裏的人考慮，只得也結伴去逃荒了。於是大家啼啼哭哭的找尋着給衝散了的家裏人。癩子的妻子臉上一塊青一塊紫的，像給人打腫了。他孩子的頭上也碰起了一個大包。可是我來找去，再也找不到他的母親，不用說，他母親不知死在哪裏了。

離開了家鄉，這一羣人就似乎全沒有一點牽累了。他們像遊牧人一樣，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搜尋着食物。年老的，身子弱小的，一個一個的死了。大家也不再有一點兒憐憫的心情，沒有人顧到那些倒下來的人，大家只是無目的地向前走。

人愈來愈變得野蠻了，爲了一

點樹皮草根，都會打起架來。有一會，他們一夥人掘到了一堆米，那塊地方立刻就成了戰場。癩子拚了命，總算搶到了兩把米，可是他的孩子給踏死了，他妻子也伸直了

腿，在那次爭鬥裏送了命。癩子抬起頭來望望天，天上沒有一片雲，太陽仍舊那麼毒辣。灰黃的塵土遮住了地平線，平原像一片沙漠。

老師們真的去了

汪之美

到校已經很遲了。在平常，無論是上了課，或者沒有上課，操場上總有幾個同學在推排球，投籃球。今天當我一走進校門，就覺得與往日不同，操場上沒有一點兒聲息，也沒有一個人影。到處都是靜悄悄的。怎麼今天會這樣靜？往常上課的時候，講堂裏不也老是鬧轟轟的嗎？這是多麼的奇怪呀！我這時候才記起，昨天上英文課徐老師對我們說的話來。他說：「大家不要鬧，我們多上一點課，今天這情形說不定也會同你們剛讀過的

「最後一課」一樣了。」他說話的時候，臉上雖露着笑容，但是我們看出，在他內心卻是非常悲憤的！當時喻傑華同學就站起來問：「這是什麼緣故呢？」徐老師回答說：「明天（十月三十一日）如果縣政府還不能答覆我們教職員加薪的提案，我們教職員就要辭聘了。」黃清遠同學很快的站了起來，他問：「老師真這樣忍心的把我們同學拋開不管嗎？」徐老師說：「這並不是我們要走，而是爲了我們要吃飯，要養家活口。我們願意盡我們



新詩

希望

之火

子熊

我們被黑暗吞沒。

沒有星，沒有月亮，

夜是黑沈沈的一片。

我們一步一步

踩在崎嶇不平的路上。

鳥聲靜了。

松籟飛越過頭頂。

螢火在黑暗中

撒下了一把流星；

引着我們向前進。

衝破了夜的寂靜，

鼓舞起我們的熱情。

的心力來教你們，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要求最低的合理的報酬。並且也不是哪一個人要走，是我們全體教職員議決下來的。說一句老實話，老師們真願意丟開你們嗎？真只有天知道。得啦，不要再問下去了，我們多上一點課吧！第十四頁，第……」難道教職員們今天真走了嗎？於是我很快的往教室走去。

同學們都站在走廊裏，會議室裏教職員們在開會，空氣很緊張，老師們臉上都帶着很嚴重的神色，尤其是郭校長，他非常憂鬱。校長一再說：「我決定擔保，縣府一定會加薪的。請各位老師職員們，多的替學校着想一下……」唐老師反駁說：「加薪我也知道是一定會加的，不過加一百塊錢，就可以說是加了嗎？我們要問，要這一百塊錢有什麼用處呢？」徐老師站起來很幽默的說：「一百元總不至於，

一千元是有希望的。」這場會議當然成了僵局。教職員們的意思，要求把薪給提高百分之八十，至少也得加百分之五十，否則就立刻離校。郭校長一時無法答覆。

學生自治會的幹事，也召集全體同學開臨時緊急會議。同學們立刻決定了三項緊急措置：第一，今天下午舉行學生挽留教職員茶會。第二，明天派代表要求縣政府在最近期內給教職員滿意的答覆。第三，同學在這特殊的情況下，應努力維持秩序，發揮自學精神。

全校的同學全都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初中部的同學東走西盪的，不知怎樣才好。高中部的同學，都感覺像大禍臨頭了，蹙緊了眉頭，互相竊竊的談論着什麼。往常充滿着活潑氣象的學校，今天忽然陰沈沈的了。

教職員們默默地走出了會議

是誰在唱

這嘹亮的歌聲？

朝霞快出現了，

黑暗雖暫時籠罩。

但我們看見了

那閃爍着的，

那星星的希望之火。

月 夜 裏

季 華

月光照不進的森林裏，

有馬在長嘶。

藍色的溪流中，

倒映着哨兵的身影，

清冷的霜華打了他一身。

他一動也不動，

像一座銅像，

誰知道他站着是爲了什麼？

白天剛打過一仗，

現在寂靜了，

室。自治會的幹事，分頭到每個老師那裏，說今天下午請老師們參加學生的挽留茶會。但是老師們回話說：他們決計要走了，挽留會不必開了，要就開送別會。自治會的幹事碰了一鼻子灰，一時也想不出個辦法來。

老師們一個一個陸續的走出校門去了。學校就變成一個空殼。老

我們的學校

在一片荒涼的曠野中，有着一座古老的屋子，那黃色的圍牆已經倒塌了一大半。牆腳邊滿是瓦礫，青草足有一尺多長。那裏面就是我們的學校。

從矮門進去，就可以看見我們的教室，一個在東邊，一個在西邊，全都骯髒不堪。黑板是用牆壁塗黑的，講台也沒有。辦公室裏擺

師們真的去了。

午餐號響了，住讀的同學都拿着碗筷無可奈何的往食堂裏走；通學的同學也提着書包，沒精打采的回家了。

「唉，老師們真的去了！」

「真要命，教我們怎麼辦？」

「只希望老師們能早一點回來！」

陸家燾

着一張八仙桌，上面堆滿了我們的練習簿，除此之外，只有一張凳子。要是有人來了，非到教室裏去搬學生的凳子不可。

先生不常在學校裏，他天天出去打牌。他是個打牌的能手，據說村子裏沒有誰敵得過他。有時候，他約了幾個流氓就在辦公室裏打牌，打到起勁了，常會幾天不來上

高山頂上的積雪，

點綴着無數鮮紅的珠子，
是無辜的人們的血。

遍地裏躺著受傷的人，
乾枯的嘴唇在喊救命，
第二天早晨，

朝日照化了他們臉上的霜花，
他們已經死了。

推車的人

明昨

滾動的輪子無休無止的行進着；在泥濘的路上，留下一條很深的泥溝，像一條長蛇在追趕着推車的人，要纏住他，絞死他，吞噬他……這條蛇不停地在吮吸他的精力。

挽着褲腳的兩條紫黑色的小腿上，濺滿了泥漿。兩隻闊大的腳片，穿着滿糊着污泥的麻鞋。他每走一步，屁股擺一下，腳踩進泥濘

我們的課。任我們怎樣吵，怎樣鬧，他只當沒有聽見。

偶而，先生來上課了，先生板起了狼一般的臉，嘴裏露出幾個金牙，眼睛惡狠狠地直望着我們。我們立刻把談笑聲收住。他教書的時候，不准我們發問，只任他自己唸一兩遍，然後促我們一刻不停地一遍又一遍的唸。要是背不出的話，先生就要請我吃點心了。我們常被打得鮮血直流。可是他以為，非要這樣，不足以表示先生的尊嚴。

先生很喜歡交結朋友，因此聯絡了許多村子上有勢力的人，各方面他都能混得進去。先前，在偽政

麻雀的慘劇

一個月前，我在屋簷下面找到了一個麻雀的窩。裏面有着四隻羽毛沒有長完全的小麻雀。我揀了一

府下面，他也是這樣。要是村子上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就最高興了。他雙方去調解，既有吃，又有拿，還有面子。

我們的校董是個理髮匠出身的。不知怎樣他現在很有錢，所以做起我們的校董來了。學校的經費，全由他一手包辦。同學們的學費，不論貧富，都是一個不能少的。所有學校裏的開支，除了先生的薪水，就可以說沒有了。這也許是他所以搶着要做校董的原因。

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能求知識嗎？我們非常痛心！

x x x

李秉琦

隻較大的帶回來，放在一個精巧玲瓏的小竹籃子裏。起初牠不吃也不動，躲角落裏。後來牠和我漸漸

去，濺起一朵泥的花。

「吱——吱——」車軸刺耳的音響，像在替它主人鳴不平，像在替他主人訴說悲慘的命運。

車軸被磨得更細了，終有一天會折斷的。推車的人也終有一天會嘆口氣倒下來，離開號哭着他的，他的妻子，孩子。

這樣的冷天，而他頭上冒着熱氣。汗匯成一條小溪，從頸子裏直灌到背脊，濕透了的布衫冰冷的貼緊在身上。他的臉像塗了油一樣地發亮，使勁的時候，嘴角不時抽動着。

雨雖停了，空氣冷得教人不敢透氣。一輛汽車在旁邊馳過，濺了他一身泥。

推車人的命運，正像那鉛灰的天色，沒有一絲陽光。他老推着這輛破舊不堪的車，走着那永遠走不完的路……

的熟了，我看牠好像不願意老獸在籃子裏。因此有時候便把牠放了出來，讓牠在桌子上跳。只要我「噓噓」的吹着口哨，牠便撲撲翅膀飛回來。我手指頭一動，牠嘴就張得很大，「唧唧」的叫着，啄着我餓牠的東西。後來牠會飛了，但是不常飛，要飛也只在我的身旁。牠常常撲着翅膀，啄我的嘴唇，做出種種親切的樣子。

不久牠那嫩黃的小嘴也漸漸的變成淺棕色了，不一定要我餵，自己也會找東西吃了，蹦蹦跳跳的非常可愛。

但是不幸的事件來了。一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飯，牠在我的書桌上唧唧的叫着。突然，撲的一聲，一個黑東西出其不意的跳了過來。「貓！」我驚叫着。那東西的爪伸向空中抓了一抓就逃走了。

我那隻小麻雀就作了黑貓爪下

的冤魂。唉！可憐的小麻雀，因為你吃的現成，住的現成，你見了死敵——貓——都還不知道防備呢！

「編者說」這一回我們選載了七篇少年們自己的作品。

寫「災」的是一位湖南的少年讀者。我們在報紙上常看到關於湖南旱災的記載，這一篇就描述得更切實。我們想想，這沙漠一樣的平原上，一羣羣瘦骨伶仃的人在無目的地遊蕩着，最後一個個倒下來，一個個死去，這景象是多麼傷心慘目。

「老師們真的去了」和「我們的學校」都是記敘學校狀況的。恰好一篇寫的是城市裏的公立學校，一篇寫的是鄉村裏的私立學校。在城市裏，因為教育經費短少，老師們薪俸太低，不能過安定的生活，紛紛離開學校。至於偏僻的鄉村，教育當局更沒

有力量顧到，學校只得由地方上人自己來辦。要是學校給地痞流氓霸佔了，就弄得不堪設想。我們不懂，國家為什麼不節省點軍費，移過來充實教育經費。

「麻雀的慘劇」給我們一個教訓：嬌生慣養的人是不能夠活在世界上的。我們要生活，就得接受生活的磨練。

「希望之火」告訴我們說：我們雖在漆黑的夜裏行走，可是有螢火引導着我們，有歌聲鼓舞着我們。朝霞就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之火。我們想想，螢火指什麼，誰在唱歌，什麼是我們的希望。

「月夜裏」很樸實的描寫出一片戰場的景色。咱們中國有多少地方又燃起了內戰的烽火。在今兒晚上，就有多少人躺在雪地裏，乾枯的嘴在喊着救命。可



驚異的
數的

送你一份日曆小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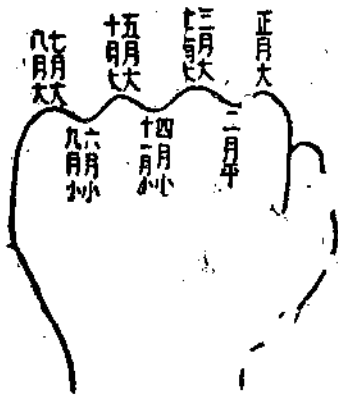
——簡便的日期推算法

快要過年了，大家都想買一份日曆，迎接那
就將來臨的新的年頭。

可是，你讀了這篇文章，不必查日曆，就可以很快地推算出明年的幾
月有多少天，幾月幾號是星期幾。

首先，你應該知道月大和月小的區別，每年的正月、三月、五月、七
月、八月、十月、十二月是大月（三十一天），四月、六月、九月、十一
月是小月（三十天），二月是平月（平月通常是二十八天，逢到閏年平月
有二十九天，凡是以西曆計算的年份可以用四除盡的都是閏年，如一九四
四，一九四八）。你怕記不住的話，可以隨時利用自己的拳頭來幫助記憶，像
下面那幅圖一樣。左手握拳，先自右向
左數過去，數完再自右數過來，凡是拳
頭上高出的部分是大月，低下的部分是
小月，這樣只要記住二月是平月，別的
就都看得很清楚。

現在，你試試推算星期，在後面那



是，誰知道他們是爲什麼？

「推車的人」寫得像一篇散文詩。可是我們讀過之後，眼前立刻會現出一個推車的人的輪廓來。作者所寫的正是大家常看到的，可是沒有想到把它寫下來。中間有一段把車軸跟推車人做比配，想得更其好。一件很平常的事物，只要能比旁人想得深進一層，寫下來就可以成爲一篇很好的文字。

阿丁（上接第五九面）

我還不知道他要走。我們正在一起念書的時候，他的眼眶裏掛着兩顆淚珠。我問他爲什麼哭，他只是搖搖頭。後來還是母親告訴我他要走了。他回去之後，曾寫過一封信給我，字跡很端正，句子也流利。希望他能自己繼續學習，像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一樣。

碼月	份月
2	1
5	2
5	3
1	4
3	5
6	6
1	7
4	8
0	9
2	10
5	11
0	12

張表裏面，每一個月有一個月碼，你只要把要推算的日子，加上那個月的月碼，用七來除，得到的餘數是幾，那天就是星期幾。（餘數是零，那天就是星期天。）譬如正月一號，算起來就是：

$$1(\text{日碼}) + 2(\text{正月月碼}) = 3$$

所以正月一號是星期三。譬如四月四日，算起來就是：

$$4(\text{日碼}) + 1(\text{四月月碼}) = 5$$

所以四月四日是星期五。又譬如五月四日，算起來就是：

$$4(\text{日碼}) + 3(\text{五月月碼}) = 7 = 1 \text{ 餘 } 0$$

所以五月四日是星期天。這樣，無論什麼日子，眼睛一閉，就可以知道是星期幾了。

至於這十二個月碼是怎樣產生的，這個問題，要請你自己動動腦筋，去想一想，你是聰明的孩子，一定想得出來。

注意：月份大小的推算法，適用於任何年份，星期推算的月碼只適用於明年（一九四七年）。

世界少年
文學叢刊

帖木兒

蓋達爾著 依敏譯

定價一元五角

開明書店印行

從各位少年朋友的來信裏，我們知道「我們也寫此」這一欄是少年朋友們最愛好的。在這一欄裏，各位可以知道：許多少年朋友們見到什麼，想到些什麼，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反過來說，各位難道不想把自己所見到的，所想到的，過着的生活跟少年朋友們談談嗎？請各位少年朋友踴躍來稿，使這一欄充實起來。

少年朋友們的來稿，我們處理得很鄭重。只要內容有意義，文字雖欠通順，我們總儘可能修改了，把它登載出來。即使真不能用，我們一定寫信給作者，告訴他缺點在那兒，那些地方須要改進，請他繼續努力，不要灰心。我們是少年們的忠實朋友，願意幫助各位學習寫作，學習發表自己的思想。

著名學科大四 爾布法

談奇學化

譯正均顧
角五元三價定

事故的學科

譯易宋
五角六元三價定

事故的畜家

譯宗紹成
書出將即版再

談學科常家

譯易宋
角七元二價定

法布爾是一位科學的詩人。這四本書都是用小說體裁寫成的科學著作，內容是說一位科學家的叔父，向自己的姪兒女講述科學的故事，書中這位「保羅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無論什麼深奧的道理，到他口中便顯得易懂而有理。他這樣教育着自己的姪兒女，同時也教育了全世界的少年與成人。「化學奇談」講的是化學上必須的知識，有嚴密的系統，也有豐富的趣味。「科學的故事」講的是全般的自然科學界，也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大自宇宙星空，小至螞蟻木虱，無所不談。「家畜的故事」講的是鷄鴨鵝貓狗牛羊等各種家畜的生態及生活狀況。「家常科學談」講的是日常生活中耳聞目見的各种事物，讓讀者看到這個神妙的世界的真相。我們誠懇的把這四本書介紹給少年朋友們。

行印店書明開

伊林的作

文藝化學的科學書

董純才譯：

五年計劃故事

——蘇聯初階

二元

黑

——書的故事

白

九角

幾

——鐘的故事

點鐘

九角

十萬個爲什麼

——室內旅行記

一元二角

人

——人類征服自然

和山

二元五角

不

——燈的故事

夜天

八角

符其珣張依敏合譯：

汽車怎樣學會跑路

——附人造眼睛

一元四角

伊林(N. Ilin)是蘇聯的一個工程師，一個學識淵博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一個對政治和文學都有修養的著作家。他把乾燥無味的理論，奧妙複雜的事物，用簡練質樸清楚明白的文藝的筆墨，輕描淡寫地寫出來，不但使人讀來容易明白，並且使人覺得津津有味。他用藝術的手腕傳佈科學知識。他打破了文藝書和通俗科學書中間的明顯的界線，因此他的作品都是有文學價值的通俗科學書，是少年們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青年叢書

中學各科教學法

夏元二 著
二元六角

中學各科教本往往不講到各該科的學習方法，編書的人這樣想：若把教材逐步容受下去，學習方法自然也會逐步解悟。其實先懂得方法，像走路一樣，先打聽明白沿途情形，免得多耗時間，多走冤枉路，到底底是更爲有益的事。因此，讀者如果把本書展誦一過，有如聽諸位先生的聯合演講，若再與教本會面，便有左右逢源之樂，而各科學習的能力，亦將平均進展。本書執筆的諸位先生都是專家，而且又是富有經驗的教師。全書共計十篇，約有十餘萬字。

怎樣學習

陳瘦石譯
一元二角

著者墨爾先生在曼徹斯特廣播電台演講注意集中的方法後，參考補充，編成講義，向曼徹斯特大學的新生作有系統的演講。講稿幾經增刪，方才出版，就是這本怎樣學習。目的在使青年節省學習的精力，獲得有效的結果。得此一書，無異於航海家之得一羅盤。

怎樣利用圖書館

洪煥椿著
二元二角

誰都知道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可是關於圖書館的知識，知道的人卻並不多。本書的目的就是想把這方面的知識介紹給大家。所以它可以說是給大家去打開圖書館寶藏用的一把鎖匙。有了它，我們不但不會在走進圖書館時有那種茫茫然的感覺，而且還可以儘量的去享受，去掘發那些可貴的知識的寶藏。

開明書店印行

贈送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八四〇號